



是書托於朝鮮日帝以傳所授鴻都正祀  
石經今是子佛能並未見經釋宗澤所  
宗之書取佛孔及魯氏傳而依以他說當時  
奉為秘笈相未經付梓也 昔君石君先老  
歲亦蒙賜檢以詒余之且備異同  
身之尚有待談春秋古學說經刻入傳  
教禁於竹塊冬霜瓦質春秋天南月之相五  
經多可老學印之體石經以未見脫矣

五刻步歸天閣之所傳神莊南學

六南亦傳刻 甲子春初乃修主人飛字以

五刻齋



此書天一閣亦有六卷

於經榜有身請教學道至親筆之多年皆曾

重立榜為四時陰氏之海山少時為從生修漢元年

禧 甲子年五月下視在兩宮於心

古書世學卷一

宋御史中丞兼侍講禮部尚書 籍雲侯清敏公豐稷相之正音  
大明通奉大夫河南布政使 世孫慶文慶續音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翰林學士十四世孫熙原學集說  
十五世孫道生考補

八八 束焚

(正音)

虞書 (續音) 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媯

語二人皆讀書能文辭議論六經章子所傳出人意表  
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  
政典至洪範而止審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  
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孔安  
國偽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  
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二牧  
考績之事稟飲紀后稷種植之法序皆不知吾國  
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  
撥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令嚴不許傳  
中國者非信然歟固請訂其錯誤僅錄一曲二謨

禹貢盤庚大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謹  
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  
麟角鳳毛集說虞代名也本帝舜氏堯因封之為  
之遺雋云集說虞王既受禪遂以為有天下之號  
書者文史官掌記此時考補按羅長源路史金仁山通  
事之文也後倣此考補鑑前編舜本為姓黃帝時  
物作身有功德封虞公始至幕能聽八風以成樂生  
牛生替天盲不嗣替生舜堯使嗣  
封書存中國者止三篇說詳於後



續音帝典梁姚方興安古文堯典舜典為二篇伏生  
經合為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  
總作帝典與子思大學合王魯齊王深寧皆以為  
最是今集說在帝謂二帝典者策書之文其字從冊  
從之今集說在帝謂二帝典者策書之文其字從冊  
為常法故又訓為常鄭漁仲考補姚方興本齊纂  
趙古則謂之因義而借是矣考補主蕭鸞之臣偽

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  
分為二典於建武四年上之後事梁纂主蕭衍以  
臯見誅朝音潮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政典  
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篇市音弗徐市為秦博  
士曰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  
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經先魯  
祖通奉府君與楊原文懿公皆常錄得以藏于家此  
篇本紀舜事而上原堯之所授下及禹之所受故  
總名帝典其曰虞夏太史書者虞史所作二謨其皆初經云高  
子昭明為虞夏太史則此一史所作二謨其皆初經云高  
之所制欵蓋高父子歷事堯舜夏禹目擊三聖之  
傳者故能原始要終而作典謨也舊說以為舜典  
臆說耳夏史所作當曰夏書始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庚午年十二月十四日

Handwritten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without a specialized lexicon.

Handwritten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without a specialized lexicon.



共而白各庚參春緯又  
舞宜所肉于自來止故  
倉于三神三由于大炊  
勅屏回鳳引從尊麥奇  
宮了宮氏刃維二割庚  
陸而大參纒于達引廩  
而白各庚參同止豔瀟  
十南豎也德休奇了命  
乙大久翹凶中二三未  
廕夙家汎骨止天二

多自于會且十璿璿  
潔乙也于政茲林於  
而陸于炊刀契于山川  
紳于兮陽繼又瑞純  
了也勳二出兮枚乃瑞  
于兮后哉一也東邊介  
聖于然俞崇與鼓于  
川茲勳車后法又噉二  
泉一均一奴鑿齏止  
止也甘律房量齋辰又

七  
卷  
七  
卷  
七  
卷



形 又 樂 矣 了 夏 又 田 亨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八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纒 介 至 于 魚 凡 竺 纒 然 竺 形

久 變 之 率 以 而 白 商 二  
 巫 又 繼 產 會 此 而 上 觀  
 皮 其 百 十 矣 味 重 司 氣 死  
 白 白 余 止 鞞 工 而 白 余  
 商 余 庚 乘 三 上 龜 出 楸  
 共 余 群 錫 齒 變 于 神 嘉  
 能 逢 南 而 白 余 乘 庚 德 共  
 而 白 合 利 利 庚 履 饒 庚 后  
 穉 匪 出 百 穰 而 白 嘉 昏  
 捕 而 豐 又 日 而 望 土 庚 止

鞞 徒 鞞 庚 又 鞞 十 鵠 而  
 白 隄 固 繼 之 務 自 此 始 然  
 氣 交 庚 止 杳 乙 舞 共  
 慳 又 又 共 全 又 止 此 共 止  
 止 鞞 共 庚 止 商 共 志 州  
 共 不 炎 炎 吉 自 然 共 又 共 又  
 以 又 以 二 德 止 又 慳 又 民  
 又 民 二 公 龜 明 官 允 處 二  
 共 二 龜 共 止 商 共 而 白 之  
 也 也 正 氣 然 白 乘 共 而 白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籀文 齊 乘 庚 其 王 乘 糝 籀

一十又一一久與共  
 亮亮匡二  
 純  
 二  
 二十  
 了

正音 粵若稽古帝堯 粵于月切唐本作曰因声而

堯夷 交切 曰放勳 放乎廣切 欽明文思安安 思去声 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七

斤切俗作親乃九族既睦辯章百姓 辯今本作平

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蕃時雍 蕃今作變

亦從鴻都石集說 粵發語辭有始意推原事始而發

事所謂教往者順也 古指陶唐之世帝以位言堯

其名放勳其字祁姓也 僖侯伯余佐黃帝作衣裳受

帝擊之禪而有天下故號陶唐氏無所不敬 曰欽

勉而中不知曰明經天緯地曰文慮深通敏曰思不  
 禮曰恭力行其道曰克不有其善曰讓光顯也非  
 及也表外也格至也上天不其地也言堯之德化非

止顯於中國而旁及四海之外非止顯於人而  
實參乎天地也明明之也俊大也堯本生知之聖  
而觀厥儀行不已其德所以愈光明而益高也  
族自高祖母族自玄孫之親父母兄弟及姊妹  
之夫家母族自母之父母兄弟及母之夫及子  
母之家妻族自妻之父母兄弟及其母家是也  
者相親厚也辯分別章顯揚也百姓孔氏以為百  
官是也分則其不肖而顯揚其賢則百姓皆昭明  
之君子而無奸惡之小人矣協合也萬邦封建之  
國即孔子言懷諸侯也黎黑首民通內外遠近而  
言於猶言由是也蕃盛也黎黑首民通內外遠近而  
之成也大學言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  
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董子亦言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  
民正遠近莫不一於正正千聖相傳萬世不易之  
道盡在考補之九峯蔡氏曰常人德非性有物欲  
是矣惟堯性之是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  
能者惟堯性之是故有禮恭而昭然也仲達孔氏曰  
百官之族姓蒙化皆有禮義昭然而明顯矣又使

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交  
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并菴楊氏曰唐明皇問  
張說曰古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  
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  
左傳云天子命德因人得姓者皆有四而巳其後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皆有四而巳其後居諸  
侯之國者大夫之姓為諸侯之姓分辯故云皆出  
地者以大夫之姓為諸侯之姓分辯故云皆出自帝  
王也說此與論語所言百姓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  
所稱百姓此與論語所言百姓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  
百姓昭明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  
姓也蓋聖人之視遠近一也豈能自明其德而後  
百姓蓋聖人之視遠近一也豈能自明其德而後  
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又是何物亦豈  
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廣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  
有民廣先於諸侯哉又曰堯典百姓昭明以百  
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昭明以百  
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然曰先  
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

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沈為先儒孔安國非先

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

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我府

縣我尊尔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

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

祈雨迎禱相遇於路僧綱司行者曰尔寺觀音當

避吾之觀音為始尔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

蔡氏之說畿內為百姓畿外為黎民是府縣學文

宣王有尊卑僧綱司僧會司觀音有始姪之分也

松溪程氏曰蔡傳本於程朱程朱據大學而言也

然先思作大學傳自夫子夫子為曾司寇故其論

治先一國而後及天下如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以一國言也三年有成以天下言也若帝

王則初即位即撫有萬邦安可但理畿內而不顧

天下必待畿內昭明而後理萬邦哉一齋先生引

董子策語以釋帝典誠萬世之定論非訓詁拘儒

之可續考中說數上声僊音梅響音谷擊音至而

同也續考中說數上声僊音梅響音谷擊音至而

七南江都相廣川人朝音潮考補九峯蔡氏名沈

字仲默宋建陽人仲達孔氏名穎達仲達其字也

調音條升菴楊氏名慎字用修新都人正德辛未

狀元及第翰林修撰張說之說音悅左傳蔡傳之

傳並去声昨音助孔安國字子國漢曲阜人沈除

壬切俗作沉松溪程氏名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

靖八年進士及第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程名頤

字正卡宋河南人謚正公學耆稱為伊川程自子

朱名熹字仲晦號晦翁宋婺源人謚文公傳自之

傳如字論治並去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昊音曆象

聲期音基一作基

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嵎音容曰易

谷作曷寅賓出日芮切辯秩東作平後同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孳音申命羲未宅

南交曰明都今闕敬致災日今本敬致誤在南為

日二辯秩南為訛今作日永星火以殷仲夏殷今厥

字

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柶穀柶穀作味谷今寅

錢內日納音辯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

夷鳥獸毛毼西典切申命和未宅朔方曰幽都敬致

寒日今字闕平在朔易日短星昴留音以殷仲冬殷今

厥民隕切於到鳥獸毼毛永毼切帝曰咨女羲暨和音

汝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音有並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集說乃者重繼事之後義氏

各正之人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顓帝以來建南正

北正之職至是堯命羲伯嗣重掌天和伯嗣勑掌

地又命羲伯之弟羲仲掌春羲仲之弟羲叔掌夏

和伯之弟和仲掌秋和仲之弟和未掌冬欽敬也

若順也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曆所以紀數之書象

所以觀天之器如下文璣衡之屬是也日易精一

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

八宿眾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日月

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寅曰析木卯曰大實

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大實

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取訾子曰立枵丑曰

星紀分命者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

其推步之或差也宅居也竭夷在今山東登州府

易谷在東海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易谷周禮

所謂日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日也寅初出也賓迎也

景也辨分秩次第作起也節氣早晚辨功其方

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辨功其方

泉之宜次第其播種之適中以授有司也五日中者

分之以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以授有司也五日中者

畫以見君正南面之位而仰星鳥者朱鳥七宿仲春

之月以人君正南面之位而仰星鳥者朱鳥七宿仲春

以定春之中星也殷之為言正也謂現中星以定

正朔也厥其中星也析分也冬寒無事並聚於隕春事

既起也壯就功老弱處室此尾以之聚散而驗其

氣之温也壯就功老弱處室此尾以之聚散而驗其

驗其氣之和也申重也南交今南安交趾之地明  
都南表五華之山所謂日南則景短多暑之地也  
敬致炎日者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  
謂日致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也為猶事也  
夏月時物長盛辨別其早潦之變次第仲夏之月  
序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蒼龍七宿仲夏之月  
自東轉南故以定夏之中星也羽脫落膏華呈露  
在田之轉丁壯以助農也希革毛羽脫落膏華呈露  
也西者謂日西極之地柳穀一名高柳送也代以雁門之  
西所謂日西則景朝多陰之地錢柳送也代以雁門之  
之莫夕將入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者秋月物成  
之時辨別其取舍之宜次第其收穫之序也宵中  
刻者秋分夜以見之刻則曰宵中而已星虛者夜亦各五  
中之虛星春在北暑退而人氣轉而南故以定秋之  
府潤澤鮮好也朔方者北見唐燕靈芝直隸保定  
表之山地黑水出焉在北海中所謂日北則景長多  
寒之地也敬致寒日以北冬至之所謂日中祠日而識其

景也平者均其田賦之入以制用者察其凍餒  
之病以賑民月令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  
子朔易者冬月其歲事既畢除舊布新周官一易再易  
也易是也春日短者晝四十刻也星昴者白虎七  
宿之昴宿春在東夏在北秋在西仲冬則轉而南  
也故以定冬之細毛附肉而生也澳氣寒而民聚於內  
猶至圓也允信釐治六十官度眾績分度之皆熙廣也天  
旋日常亦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不及一而少積三日行  
一五歲日九行四十分也月麗天而尤遲十五日與天會  
是十一度行四十分也月麗天而尤遲十五日與天會  
分日三度百九十九度之與日會二十九會得全日三十  
百四十八餘一分得六不盡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日法  
九百四十八餘一分得六不盡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日法  
三百五十四也歲有十二分日月有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法  
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分日月有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法



十日一分一歲之常數也故五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  
少五日盈朔九百四十分日之八分之二百七十三歲一閏則三十日九百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八分之二百七十三歲一閏則三十日九百  
九百四十分日之八分之二百七十三歲一閏則三十日九百  
則氣朔四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十年而有一置閏則春  
而歲漸不入於夏矣積之久而漸至不定矣子之則春皆入于夏  
矣其時全不定矣十失閏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  
必以其名實定矣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  
鄭氏曰星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轉四方  
雖有定星而無宿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轉西四方  
傾故見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北方隱見二十八宿常半  
隱方考星鳥惟在仲春二月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于  
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方星虛在北至仲夏則

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  
則火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  
冬則春則鳥又西昴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堯典考中星  
以正四時甚簡而出納以異乎呂令之星舉月本也以石  
林葉氏曰時日之簡出納以異乎呂令之星舉月本也以石  
歲言始萌則日自斗而北行則進而南離者易所春分而  
至易始萌則日自斗而北行則進而南離者易所春分而  
易功顯萬物於退而復其所謂至秋分而夏至易始萌而  
自井而南行則退而復其所謂至秋分而夏至易始萌而  
物於奎是皆成故謂之納角五日之出納均於長短之  
仲春在奎是皆成故謂之納角五日之出納均於長短之  
其中去極俱九度命曰陽谷西正其所以入也故命  
其所以自出也故命曰陽谷西正其所以入也故命  
曰昧谷因其一命曰陽谷西正其所以入也故命  
事者賔錢也楊文懿公曰閏月使之治其自古曆家皆  
謂天左旋日五星右轉至宋張橫渠始為天左  
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深處其說  
謂天行甚健一度日一夜行速健次于天一度四夜周  
之一天又進過一度日一夜行速健次于天一度四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度之正恰好處天進二度積  
則三日為退一度四分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  
又恰三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則天所進過之度  
與天會為一年是謂四分度一周天一行不盡比天為一  
夜行三三百六十年是謂一月至一周天九日半強恰與日相值  
在恰好三三度有奇一月至一周天九日半強恰與日相值  
故謂之逆天而右行且曰曆家以進數難算此錯說也蔡九  
度考因之雖成右轉說自己地而觀之仍董氏是左旋又謂自天  
宗朱說矣然惟左旋右轉雖異而實同也諸儒無不  
月實則知日實右行若據左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  
一其時當自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在天之虛  
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  
之虛淪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  
安得堯以爲星昴乎今曰星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

虛其為右行而昏中星驗之亦可知矣又疑至於  
日在箕八度而昏中星驗之亦可知矣又疑至於  
月之一日左行不及三及五天十三度有奇九分一度之七則  
是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出初躔某宿計其  
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  
嘗一試驗之而有十月三度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是我  
而亦嘗論此謂於列宿所行之麗次舍也惟太易則人  
高廟不能見其行於列宿所行之麗次舍也惟太易則人  
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所行之麗次舍也惟太易則人  
其太倉與五行昭然若若指一宿為主使太倉居  
套之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為主使太倉居  
列宿之西一旋矣蓋列宿附天舍正當望日則動其一  
夜知太倉右旋矣蓋列宿附天舍正當望日則動其一  
太倉居列宿之西一旋矣蓋列宿附天舍正當望日則動其一  
東一倉居列宿之西一旋矣蓋列宿附天舍正當望日則動其一  
行地環上所行地者以天十二方位觀之視列宿  
之不動晝夜一周三百六十度小運故天之旋一晝夜  
旋不動晝夜一周三百六十度小運故天之旋一晝夜

西行十一度一年一月一周天太易同其數行太會一晝夜  
其日月循環見其疾速比即日未嘗言西蟻行也乃天體  
帶西日月環見其疾速比即日未嘗言西蟻行也乃天體  
論也朕自起有兵以來與天知體左旋日曆數者晝夜轉  
現俯察二十有三年知天體左旋日曆數者晝夜轉  
蓋因與羣雄並驅也五溪劉子特用心焉故知日月  
五星右旋之必然也四表之寔也以尚書大傳義和至庶績  
於蕃明格于明光被之寔也  
咸熙明格于明光被之寔也  
和皆古諸侯義伯夷和伯登州之畿內義赤國于官明都  
造曆義仲國於岷夷和伯登州之畿內義赤國于官明都  
今交趾之地和仲國于柳穀今鴈門之地和赤國  
於幽都今易州之地和仲國于柳穀今鴈門之地和赤國  
四國又測日景正而驗其同否而復於二伯者今欽  
天監雖有五官正而驗其同否而復於二伯者今欽  
取驗於四方如浙江則取於鎮海樓之銅壺滴漏  
河南則取於洛陽之土圭直隸則取於易州之  
臺山東則取於登州之望海臺山西則取於代州  
之昧谷陝西則取於鳳翔之靈臺四川則取於眉州

州之文殊臺雲貴則取於雲南之五華臺兩廣則  
取於梧州之金石山湖廣則取於武昌之黃樓鶴  
福建則取於布政司之清風樓皆驗其短長先後  
之時刻氣盈朔虛之分數會易學每其月申報布政  
司謂義和官在國都非往居於彼出於臆見經也朱  
子謂義和官在國都非往居於彼出於臆見經也朱  
言宅則各居其國明矣由蔡邕訓宅為度誤之氣也  
豈有端居一方株守儀象而可窮四時之氣也  
驗其曆之故不差乎春升蒼楊氏曰殷之為言正也  
即正朔也故春頌春朔夏頌夏朔秋頌秋朔冬頌冬朔  
冬朔所謂四殷者即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  
故下文遂言民事即四朔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  
春事既起丁壯以就功重春耕也廠民者老弱因  
就在田之壯以助農也急夏耘也廠民者老弱因  
在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廠民者老弱因  
室處以避風寒也及冬藏也廠民者老弱因  
祭傳但云驗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  
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  
羲和寅賓致敬也現尚書所取以宋儒何哉注欽或  
曰子於諸經多取漢儒而所取以宋儒何哉注欽或

宋儒而言自用之精者見耳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

去孔子千五百餘年矣雖其聰明過人安能一宋儒去

也亦舊京師獨悟於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

之若雲南以貴州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也遠近

坐談笑京師之制而今之反非河南山東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

入之說膠固而首原不堯之解也明以意松溪程氏曰帝典

道德相協而治功無異也次及命帝曰疇咨若特

登庸放齊曰廣切胤子朱啟明胤引帝曰吁嚚訟

可乎中噐疑集說皆為禪蔡氏曰此下疇誰咨訪問也

而登順庸之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胤能順時為治之人

舟朱也啟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

不然之辭噐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辨也朱蓋

以其此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噐訟禹所謂傲虐

天下也病考補荀息之於奚齊也朱於是時尚幼過

惡未形故傳之稱其啟明之才及堯崩五立受封於

嗣為天子則與桀紂何帝曰疇咨若子朱驩兜曰

驩當侯切切都共工方鳩僝功仕限切僝帝曰吁靜

言庸違象恭愍天從鴻都石經當帝曰咨四岳湯湯

洪水方割湯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  
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音鮪哉今鮪古本切帝曰吁  
哉拂音方命圯族圯皮岳曰異哉作異今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九載宰績用弗成集說美辭也

名共且鳩聚名蓋見古之言世官族郭景純云名孔壬是

也方且鳩聚名蓋見古之言世官族郭景純云名孔壬是

而心靜不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無忌憚違拂天象恭兒恭

水官名諸侯之長姜姓繇名字仲武封許侯湯四面大

者執若漫天也大俾使入陵浩也言有能滔漫也極言其

大者執若漫天也大俾使入陵浩也言有能滔漫也極言其

朝者治同辭而儉對也於辭美詞與崇伯名歎其美而在

薦為之也賦即敗羣自用則治水大敗族羣也堯嘗用

者驚水不怪之意猶孟子言王弗異也帝順衆言而使之

治水復云欽哉以歲其失蓋能敬謹則人必不圯族自

特而復事功成矣載年也此一節叙三公之心能舍已任

放舉以之為張本文也流考補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已任

從人盡天下之議而功勿成然其功豈方命圯族者

所及也惟其人心有離矣是其自任愈強而功卒不益

甚公議隔而人心有離矣是其自任愈強而功卒不益

成也仁山金氏曰按周漢以來諸書多稱堯有九

年成也仁山金氏曰按周漢以來諸書多稱堯有九

始告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曰九年者蓋指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美辭也

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由成也  
之才加以敬謹何患無成惟其棄帝之命忽不務  
此是輕事慢言訖潰于成然則帝固將全  
才而鮪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則才自負而忽不  
加謹祇傳以稱鮪者皆是也寧獨稱其墮高堙卑經  
堙而放之海然則鮪之治九河滄濟之治汝漢掘  
地而禹安得不敗之由以當其在也况其子之言  
曰禹也其成敗之由以當其在也况其子之言  
故禹必有諫鮪其舉也興禹大知之道聖人必  
心焉抑鮪既以方命圯族以失之禹非惟克勤未就  
於是暨益暨稷以思日孜孜以濟天下乃八年之  
以為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八年之  
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  
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為溝洫定經制酌  
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  
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為不訖也  
象恭惟天唐本惜作滔因声而訛楊鏡川意為下

文重出而削之失滋遠矣皆未見鴻都石經故耳  
王介甫謂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  
蔡傳主之雖亦說為差勝也方字帝曰咨四岳朕在  
宜一義則仁山說為差勝也方字帝曰咨四岳朕在  
位七十載朕除甚切女能庸命汝女音與朕位岳曰  
不德忝帝位作否今日明明揚仄迺師錫曰帝  
有鰥在下曰虞舜切蘇問仲華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協於帝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  
教切我告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女子時女去觀厥刑于二女如下字釐降二女子焉  
汭如媯音圭汭嬪于虞嬪切帝曰欽哉續音仲華伏  
子國古文鴻都石經作重華讀重去声三句而石經  
作中音仲唐本讀重平声連協於帝為一句而石經

有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乃仍姚方輿二本真秦而偽增其句顛亂其文如此箕子徐市二本真秦項未焚之集說朕古人自謂之通稱庸用翼入忝書當從之

惟德顯是舉也明居顯位者師衆錫與四岳羣臣諸侯

曰舜字以對也華蓋舜當也蔓生連華之名故字仲華

也濬深哲智溫和粹而恭敬信寔而密察有合于帝

辭予聞者堯清問下民久聞舜德故因衆言而然

之也如生而無目曰瞽舜父名瞽字也瞽曰者四岳

自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瞽初娶握登生舜早

死後娶比氏生象長而有嫡奪之謀因瞽瞍目

盲而愚頑與至誠日夜諄諄象憂之逐舜于田舜竭力耕

而化諧之以即孟也子言底豫也父既底豫則象奪嫡之

姦謀亦無所售矣以女妻人曰女時是刑法之意也

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

莊微之所謂二女事之道所以繫其內重故現人蓋夫婦之問

尤切也釐理降下也曰汭自虞姁居此黃帝因賜以

出歷山入河水北曰汭自虞姁居此黃帝因賜以

以遺姓二女為之虞國名欽哉者戒女之詞即禮而治之

必家之意敬考補學仁山金氏曰按史稱黃帝之立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舜則舜黃帝之窮八世孫也

舜俱出于黃帝則晉晉臣曰黃帝不亦亡宗瀆姓亂序

無別已乎或曰晉晉臣曰黃帝不亦亡宗瀆姓亂序

有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乃仍姚方輿二本真秦

而偽增其句顛亂其文如此箕子徐市二本真秦

項未焚之集說朕古人自謂之通稱庸用翼入忝

書當從之

惟德顯是舉也明居顯位者師衆錫與四岳羣臣諸侯

曰舜字以對也華蓋舜當也蔓生連華之名故字仲華

也濬深哲智溫和粹而恭敬信寔而密察有合于帝

辭予聞者堯清問下民久聞舜德故因衆言而然

之也如生而無目曰瞽舜父名瞽字也瞽曰者四岳

自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瞽初娶握登生舜早

死後娶比氏生象長而有嫡奪之謀因瞽瞍目

謂也禮記之言用周道以正諸侯之失考也昔者歐陽氏固論  
初已矣不見六高一祖文集且司馬談曰漢史也其紀漢之  
名母曰劉媪而孫名氏不知其氏而目所紀五帝之世  
則非談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或曰三代本  
也時縱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傳說已不可  
書也縱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傳說已不可  
信故朱子謂世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憑據今以  
其序舜之子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  
何稱也乎考之國語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  
之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  
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  
商契能和五合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  
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  
虞幕並契稷而舜所自出則幕為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  
國之號而舜所自出則幕為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

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  
夫自幕以至於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  
敬康之句望喬牛矣以至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  
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于顓頊左氏國語  
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出于黃帝史記之  
說其果足徵乎黃帝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  
昊以史記于黃帝之後世始衰非少昊懸紀顓頊指為  
黃帝之孫也莫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  
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而黃帝之  
序黃帝代尚遺則五帝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夫顓頊未  
必黃帝之孫則五帝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夫顓頊未  
黃帝是為三皇皆有功德于天下果如史記五帝  
三王皆黃帝之後則伏羲神農天子孫何如史記五帝  
後則一家伯仲子孫遠也若顓頊高辛陶唐皆黃帝  
五運後世又何必曰五帝官天下云哉况少昊氏  
上與伏羲聯曰太皞少皞不必廢少昊為黃帝之



青陽顓頊氏下與帝嚳氏對曰高陽高辛不必附  
帝嚳為顓頊氏之族也古之王者必有庶子之官  
蓋公卿大夫之子則十之四人為天下之二俊秀與天子之子皆為黃  
帝之子也若曰皆黃帝之子則有同姓無姓何其偏  
同姓異姓也何其雜也上古之時有同姓無姓何其偏  
者帝高陽授諸海之外男女相及是率天下一而為夷  
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是率天下一而為夷  
族使禽獸也豈理也哉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  
族使堯舜為同高祖之族為父母弟所惡屢瀕于死耕  
內也舜為九族之內為父母弟所惡屢瀕于死耕  
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之親睦九族迨四  
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親睦九族迨四  
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夷狄禽獸則堯舜之史不  
世本誣陷聖人之罪不可勝誅矣然則堯舜之史不  
同也或者黃帝曰堯舜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決  
之矣傳稱亦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祖顓頊而宗堯

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  
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觀：初不論其  
法已則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常言之矣  
無已則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常言之矣  
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  
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爾是以有虞子孫  
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則宗堯則堯則禘郊堯之統焉  
有虞氏受堯之舜以天下則宗堯則堯則禘郊堯之統焉  
宗與報為五則亦禮固有然者矣況國語云禘郊祖  
為之說者曰祖考也胡氏賓大在意國語所謂祖顓  
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胡氏賓大在意國語所謂祖顓  
頊與神宗舜受堯之者也故宗堯郊嚳宗堯而祖堯之  
文祖神宗舜受堯之者也故宗堯郊嚳宗堯而祖堯之  
者也祖顓頊大以傳所謂帝入唐郊之以私親也禘  
郊宗堯則天考來之公義也然祖神宗堯郊嚳宗堯  
而得名則天考來之公義也然祖神宗堯郊嚳宗堯  
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不相厭而虞賓之况禘郊祖亦不  
五者各有其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况禘郊祖亦不

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  
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膠矣燕  
泉許由氏曰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以堯天  
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為之迂云無日抄樓  
賜叔  
云由來人是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堯讓  
許由依舊是以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  
由亦其一也文飾過當耳左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  
事但周之言則太岳皆姜姓四岳之後外傳齊許  
杜注上先四岳則太岳皆姜姓四岳之後外傳齊許  
由有大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外傳齊許  
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壘即岳之任欽按伯  
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塚即不疑之為無是  
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茂之  
邪揚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  
由子雲之見議于稟蓋井之事非盲者所能為釐  
無目則萬章言焚廩蓋井之事非盲者所能為釐  
降樓之女說尤理之若象不格姦之仁後山之二嫂使治  
朕樓之說尤理之若象不格姦之仁後山之二嫂使治  
固家子弟固非如其為耕稼陶漁之事何也田漁而古之  
國有子弟固非如其為耕稼陶漁之事何也田漁而古之

從之勞役之或避嫡不敢居而自歸于田漁亦因  
母故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于父  
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貴糴而取負夏孔子曰  
耕漁陶販非得聖人之意又瞽瞍之救敗爾此說雖  
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瞍之救敗爾此說雖  
初年之問而堯之辨舉舜則在其克諧之亦不辨萬章  
覆重出而莫之辨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辨萬章  
之失何也蓋孟子之心務在於辨世傳訛人之迹而  
發明聖人也處變之子心務在於辨世傳訛人之迹而  
天理人倫至則識其有諸則孟子後必有極言以不辨  
矣蓋萬章若問不識其有諸則孟子後必有極言以不辨  
與孔子之主癰疽為之辨伊尹割烹要湯等也且百里  
奚戎秦之佐尚為之辨而况于聖人乎唯其以不  
知象之將殺已象奪嫡之問則孟子直以聖人觀之  
也然皆舜二已象奪嫡之問則孟子直以聖人觀之  
嗣封虞公然後二女觀內九男現外歷三十而堯使  
三本天而遷大器也親子諧之將開明之才且不可  
行之本天而遷大器也親子諧之將開明之才且不可

嗣在廷之臣賢如許由且以不德固辭故雖久聞  
處人倫之道變揚其大孝帝乃造端夫婦費則察乎天  
言君于倫之變費而隱：孝者造端夫費則察乎天  
地此堯所以試舜也劉向列女傳塗稟二女教  
以兩筮自擇而下舜浚井二女教以鑿旁窾而出  
父母一欲家至親舜不能睦二女使飲藥而浴得  
免則堯非觀之乃使女教之聖何以為聖人禪授  
之重豈若燕噲之愚妄哉此皆戰國訛傳之邪說  
萬章考述之遷向張之明也若蘇氏古史羅氏理路亦未  
前編考述之詳辨之明也若蘇氏古史羅氏理路亦未  
男子之職也而願為之禮皆父母主之而願為之有家父  
母之職也而願為之禮皆父母主之而願為之有家父  
以行六禮也未有子自主婚而告父母者所以重宗  
嗣遠羞恥也唯孤子則布几筵告祢廟而後自主之  
詩記魯桓曰必告父母是時惠公先薨已歷山雷澤一  
年亦謂告于惠宮而已舜既見逐于歷山雷澤河  
濱負夏之地象必先有室以奪嫡矣至是堯命嗣  
封於虞而媒妁至瞽瞍底豫非唯不致逆天子之

命亦樂從以為榮矣舜非自主如孤子亦何假於  
告哉程子謂如今官府斷人家昏姻是為得之王  
陽明為善柳子厚毀鼻亭記謂象之得封其感舜之  
德而為善人久矣可以封而後封之也亦善讀尚  
書而智足以知聖人者豈帝曰格女舜女音汝慎  
漢唐文人穢史之所及邪帝曰格女舜女音汝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內音切揆百揆時叙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內于泰麓烈風雷雨弗迷詢  
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止底音三載聲上女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帝曰格女舜天之曆數在爾躬玄德升

聞乃命以位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續音  
唐本慎徽至弗迷三十四字在乃仍命以位之下玄  
德升聞二句在溫恭允塞之下乃仍命以位之下玄

之謬無帝曰格女舜天之曆數則孔辭之脫簡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則孔辭之脫簡也

悉以箕子徐市二本正之泰今作大舊音太  
恭傳從史記讀如字非底音止載音宰

正月上日正音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璿音旋

更切何以齊七改肆類于上帝禋于大示大音泰示

虔移切一作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續音

作禮于六宗因古文經殘集說五格猶言來也徽美也

從順也親君初用舜為司徒舜別長道有朋友有信

官自四方無違命焉宰舉八凱使次第百官之職無廢事

焉如所謂百姓昭明也四岳之職賓禮四方之地穆

寧謐之意堯使舜兼四岳之職賓禮四方之地穆

諸侯莫不寧謐以恭順朝廷如所謂萬邦協和也

泰麓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麓山足也堯時

屢有烈風雷雨時無艾使舜攝祭于泰山言使之主

祭而于百神享之陽也詢謀也乃亦汝也底致也初堯

見舜于服澤之陽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為之

奈何舜對曰奚事執一事無失行微曰無怠忠信無勸而天

論道廣大而無窮禮樂詳而不懈語政治簡而易行

以事皆成曰底績三載也陟升也五典從而百揆叙諸

侯寧天下順則使人歸帝位也易和風雨時則天與之故將

德即中庸為不顯也曆數者帝王傳授之統玄深遠之功

慎也升聞者至誠與人之德是知曆數之有非難詞言其

之無可辭則授以帝王之心法也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戒之之辭蓋雖盛德而尤致其謹也正月歲

首建寅之月上日朔也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

入居天府舜攝也文祖帝嚳之廟堯受禪于高辛以

堯老而舜攝也文祖帝嚳之廟堯受禪于高辛以

悉以箕子徐市二本正之泰今作大舊音太

蔡傳從史記讀如字非底音止載音宰

正月上日正音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璿音旋

衡切何以齊七改肆類于上帝禋于大示禘音大

更切何以齊七改肆類于上帝禋于大示禘音大

虞移切一作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禘音大

作禋于六宗因古文經殘集說五格猶言來也徽美也

子有親也堯初用舜為司徒舜別長道有朋友有信

從順也堯初用舜為司徒舜別長道有朋友有信

官自四方無違命焉舉八凱使次第百官之職也

焉如所謂百姓昭明也四岳之職賓禮四方之地穆

寧謚之意堯使舜兼四岳之職賓禮四方之地穆

諸侯莫不寧謚以恭順朝廷如所謂萬邦協和也

泰麓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麓山自是陰陽

屢有烈風雷雨之變使舜攝祭于泰山言使之陰陽

和風雨時無復迷錯愆伏之患即孟子言使之陰陽

祭而于百神享之也詢謀也乃亦汝也底致也初堯

見舜于服澤之陽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為之

奈何舜對曰執一事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勸而天

下自來問奚事曰樂天而事貴既而試之

論道廣大而無窮樂天而事貴

以事皆成曰底績三載也

侯寧順則使人歸帝位也易和風雨時

德不足為嗣也曆數者帝王傳授之統

意即中庸不顯之德觀造端夫婦而知慎獨之功

慎升聞者至誠與人之歸是知曆數之有非輕易授

之無可辭則授以帝王之心法也四海困窮

永終戒之辭蓋雖盛德而尤致其謹也

首建寅之月上日朔旦也

入居天府舜受虞王之命行天子之事孟子所謂

堯老而舜攝也文祖帝嚳之廟

堯受禘于高辛以

堯受禘于高辛以

堯受禘于高辛以

堯受禘于高辛以

堯受禘于高辛以

堯受禘于高辛以

堯受禘于高辛以

堯受禘于高辛以

堯受禘于高辛以

也。魯為文祖。今將禪舜。故告于魯。廟乃官。天所下之象。禮也。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璣也。以璿璣所。以象天。體之所。以轉運也。衡橫也。謂之衡。璣也。以璿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也。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以玉。為管。橫而也。順也。七政。猶日月五星也。有故事也。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故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也。首察璣。衡也。上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肆。遂也。類郊祀也。上帝。皇天。上帝。統體。之天也。祀天。于南郊。則祭天神。地示。人鬼。皆得祔。食。故謂之。類。者。謂九州之內。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謂之。望。徧。周徧也。羣神。則日月星辰。四時。寒暑。風雲。雷雨。水火。旱厲。丘陵。墳衍。台。昔。聖賢。之屬。無不祭之也。蓋受終。現象。之後。即祭。上。下。聖賢。之屬。無位。告。考。補。左氏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也。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不。能。奉。舜。臣。

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也。子孝。內平。外成。仲達。孔氏曰。鎮星。金。謂曰。日月。與五星。辰星。易。係。緯。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禪。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九。峯。蔡。氏。曰。天。文。志。云。言。天。體。無。師。說。不。知。其。周。解。也。二。曰。宣。夜。三。曰。天。文。志。云。言。天。體。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解。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畫。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為。地。居。其。中。象。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形。體。渾。然。也。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比。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八。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然。比。極。出。地。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分。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

之日道又其南已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去極六十七度南下去  
地三十一度而其南已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去極六十七度南下去  
秋分去極九十一度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五星宿  
其大而率也其南北極度其法遭秦而減之至漢武帝時  
斜而迴轉此必古有法又量度之至宣帝時  
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  
儀衡壽昌始鑄銅而為一象宋錢八尺圓周鑄銅作渾天  
儀衡壽昌始鑄銅而為一象宋錢八尺圓周鑄銅作渾天  
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璣璣玉衡  
之遺法也歷以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璣璣玉衡  
其在在外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方刻十二辰八干  
四隅在在地之位以準也面而定四方刻十二辰八干  
背刻而去極于其子午以為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  
地刻而結于其子午以為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  
赤道入地度數而以平分其卯酉以緯亦使半出地上  
半入地度數而以平分其卯酉以緯亦使半出地上  
結不動以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  
而內向動以擊三辰四遊之環以二極皆為圓軸虛中  
刻去極故曰二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熨雙環亦  
刻去極故曰二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熨雙環亦

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熨雙  
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結於熨雙  
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分入其內以為  
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  
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整下設机輪以水激  
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  
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儀之制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  
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  
之中則兩面當中小窾以受玉衡外指兩軸而當其要  
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有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  
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  
遊此其法加大銀釘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  
手切之也古人以環飾璣疑亦為之今太史局秘  
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五清劉子曰  
王迂菴謂舜揖位告祭上帝且序其神而正當  
祭地祇竊意六宗即地祇也且序其神而正當  
在上帝之後大山封其先告后土斯大說封猶不正告后土  
禮大宗伯之大山封其先告后土斯大說封猶不正告后土

攝位為天子安得五色大社象之其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得五色大社象之其虞喜別論蓋謂此亦之地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星辰從上帝可知也裡于六宗是祭地則天帝斯言六宗說近之地數之中舉本社以該社本大等配從可知也其說近之然不知裡本社字六本大等配從可知也社有文殘闕而傳寫譌耳朱子言郊祭諸侯境內社地最尊祭天下五家之地即大社也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四時寒暑水旱皆天神之次也附食於郊類之祭又各為壇而祀之乃所謂偏于羣神言神以包示鬼也漢儒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崇雩祭別為六宗而非也蓋自黃帝至於夏后廟皆止五推四親穆亦非也蓋自黃帝至於夏后廟皆止五推四親以及太祖至商乃有七世之受終文祖蓋先祭告宗祖亦非宗廟之制也舜之受終文祖蓋先祭告宗廟矣告宗廟而遂郊社先近以及遠先親而後尊也簡菴豐公唯據箕子古本鴻都石經而眾論有所折衷可謂有功經學矣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集說

九峯蔡氏曰輯欽瑞信也公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圭合符于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信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其冒下斜刻圭頭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

不同者則辨其偽也九州之畫觀見四岳考補輯程子曰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畫觀見四岳考補輯程子曰

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至畫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

日見之不如此朝會之同班頌于羣后即侯牧也

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頌于羣后即侯牧也

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頌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五清劉子曰自輯五瑞至天下咸服皆舜攝

始也五清劉子曰自輯五瑞至天下咸服皆舜攝



位時歲二月東軹守作軹今作巡守一至于岱宗柴

事今作柴切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如五器三帛二生

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卒

乃復五月南軹守至于衡岳作衡今如岱禮八月西

軹守至于華岳今華去聲如初十有一月又有音北軹

守作北朔今本至于恒岳恒今如西禮續音東后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帛三帛二生一死

贄如五日器卒乃復顛錯及樂衡華恒誤字先生清敏

公考鴻都石經與箕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軹

子本同當以為正

守羣后四朝潮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集

說諸歲侯曰受終之歲二月建卯守也岱宗即泰山柴

燔犢以祀天也秩者牲幣祝号之次第蔡傳云五

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是也東后東

方諸侯執種如者輯而驗其同五器即五瑞三帛諸侯

世子執種公之孤執立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

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皆親時之贄禮也時謂

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畧見上

篇諸侯之國有其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

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

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

徑三分有奇空圍一寸五分而黃鐘之長九寸大

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

致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重濁

而舒遲上者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

九十分寸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

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鐘

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之為龠而十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

而權輕重則黃鐘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

銖兩龠則二十四銖所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

鈞四鈞為石此黃鐘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

其有不則先者則審而後精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則  
 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則  
 先本而後末故言正如此五禮吉凶軍賓嘉五樂  
 量衡之先後立言之叙如此五禮吉凶軍賓嘉五樂  
 黃帝咸池少昊九天淵之高陽五莖高辛六莖陶唐大  
 章修之所同天下一畢則復岳于帝都也衡岳在  
 今湖廣衡州府一樂曰霍山華岳在今陝西西安府  
 華州恒岳在今直隸真定府曲陽縣黃帝亦始也  
 祖文祖之所在自出魯之十一世祖黃帝亦始也  
 之禮也特姓一牛也非獨言于冬也復皆告於祖  
 廟而飲至此但總言之四季輒畢而復皆告於祖  
 天子於華山則西宗則東方諸侯朝之其明年天子  
 輒守於華山則西方諸侯朝之其明年天子  
 于衡山則南方諸侯朝之至第五年天子不出諸侯畢  
 山則北方諸侯朝之至第五年天子不出諸侯畢  
 朝于京師第六年無天子復輒守自東始舊說謂一  
 歲而輒編四方無是理也數陳奏進也周禮曰民  
 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  
 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則賜車服以旌

異之其言不善則考補公仲達孔氏曰諸侯為中等伯  
 亦有以告飭之也考補公仲達孔氏曰諸侯為中等伯  
 子男為下等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山川如祭伯  
 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  
 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  
 不同但古典禮止滅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  
 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麇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  
 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  
 別又大行人云太牢公九獻侯七獻子男五獻掌  
 客上公饗籩九牢醢五牢侯伯饗籩七牢醢四牢  
 子男饗籩五牢醢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  
 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  
 獻據此諸文與先代傳之禮制不同者掌客行禮自是  
 周法孔與王制先代傳之禮制不同者掌客行禮自是  
 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  
 其異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皆出  
 於律解律有丈尺量有斗斛衡有斤兩皆取法于律  
 故孔解律有丈尺量有斗斛衡有斤兩皆取法于律  
 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于黃鐘之律也度者  
 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鐘之律也度者

以子穀分秬黍中者寸為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為引而  
一十穀分秬黍中者寸為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為引而  
五度審矣量為合子穀合升斗斛所量多也本起  
于黃鐘之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  
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  
起於黃鐘之六兩為一斤三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而五  
之為兩十鍾六兩為一斤三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而五  
權謹矣權所從一物之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本  
起于律與它時和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  
月須與律也時和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  
變名耳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之禮謂此也帝王之  
國以嘉禮親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之禮謂此也帝王之  
者以既異王相承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  
禮也且歷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于上帝吉也  
如喪考妣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于上帝吉也

之始陰陽交代故為  
五岳之長王者受命  
恒封禪之衡山一名  
霍山言萬物霍然大  
也華變也萬物

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于經知  
與後世不異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  
云四岳者明一曰岱宗岱始也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  
山之尊者也萬物伏北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  
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  
不指岳名者輒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  
岱亦是有岳因事且而互相見也九峯蔡氏曰天子  
諸侯雖有尊卑而往一來禮無不合是以上下  
交通而遠近以裕也少類林氏曰天子輒守則有  
協時月正日以裕也少類林氏曰天子輒守則有  
以事下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竄極殛鯀于羽山極音四臯而天下咸服作臯俗  
危竄切極殛鯀于羽山極音四臯而天下咸服作臯俗

續音 箕今本此五誤在肇十有二州之集說 遺

之表去如錮之流也放置于此不隨其罪之輕重  
則驅逐禁錮之錮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  
而異法也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湘之間恃險為亂  
者也幽州北裔之地水在江南荆湘之間恃險為亂  
者也幽州北裔之地水在江南荆湘之間恃險為亂

山在今澧州三危西齊之地即雍州所謂蒙羽其藝者皆  
宅者羽山東齊之山即徐州所謂蒙羽其藝者皆  
夷國之天下皆服其後遂各為其君長考補左氏曰

有不才子盛德天下廢忠崇飾惡言靖借庸回服諛菟  
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為

此周義天下之民謂之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為

酒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最聚歛積實不  
知紀盍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謂之饕餮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民謂之三苗禱杜即鯀窮奇曰舜共工渾敦四凶驩兜饕餮

凶舜何預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服  
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

以太末四凶曰窮奇渾敦饕餮禱杜即鯀窮奇曰舜共工渾敦四凶驩兜饕餮

共工驩兜皆世臣三苗國名也堯在位時知三苗  
惟天此周圮族而論之四岳尚有悼而未肆三苗

雖刑其國而未敢侮暴中國猶得容之及舜起仄  
西而攝位三族自恃世臣益肆其惡苗亦庚威奪

貨可以亂無辜害及天下觀傳云天下之暴民目為惡  
獸可以見於其後及四朝之觀時皆言其暴舜不得已

請命于堯赦其死而從流宥之典以禦魑魅所謂  
與天下共棄之也傳又言堯誅四凶則非舜專主

明矣然則四鼻當在四朝之後無疑漢唐宋錯簡  
皆非也但以世紀通史大紀路史前編等書考之

縉雲氏即黃帝在位三百年歷四世至帝顓凡五  
百有二年少昊帝倍位歷百年顯頊受之項傳孺

帝歷受之堯八十一帝受之舜又五帝而羣后四  
而堯受之堯八十一帝受之舜又五帝而羣后四

朝使可戮乎蓋氏者朝代之稱數百歲人矣豈有尚  
存而可戮乎蓋氏者朝代之稱數百歲人矣豈有尚

謂四凶為四代曹子之世族爾史傳之二十有八  
言未宜輕信必博考而詳說之可也

載音宰又載放勳乃徂落續音諸本作帝乃徂落  
載音宰又載放勳乃徂落續音諸本作帝乃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三喪平聲四海過密八音集說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三喪平聲四海過密八音集說

二十者八載舜揖位所歷之年也故特書放勳也但落  
 之古者字以尊名見前此所稱帝皆放勳也但落  
 死也曰死者魂氣升于天故曰徂歠魄歸于地故曰  
 落不曰死者尊氣升于天故曰徂歠魄歸于地故曰  
 紀也稽古之事觀致喪三年事君也百姓喪三年又曰臣  
 服也記曰君故與虞帝異稱也百姓喪三年又曰臣  
 為君斬衰直杖乃禮制然也過絕密靜也八音合  
 百官皆同此服乃禮制然也過絕密靜也八音合  
 尺四工無服今以先聖德廣德音之節者內外之民  
 于天子無服今以先聖德廣德音之節者內外之民  
 至情所發有非痛久而不忍歌則考補今升卷楊氏曰  
 如喪考妣為一三載為一海過密八音為一非  
 也百姓考妣為一三載為一海過密八音為一非  
 一也禮乃不文義百姓有壽命者為君斬衰三年  
 禮也禮不文義百姓有壽命者為君斬衰三年  
 皆服斬衰則但過密八音而已泰泉黃氏曰合為  
 黃鐘之宮四為太簇之商尺為林鐘之徵工為南  
 呂之羽上為應鐘之角皆歌之為姑洗之角勾為蕤賓  
 之宮凡為應鐘之角皆歌之為姑洗之角勾為蕤賓

球之于雷鼓舞以八佾歌以合起而編鐘編磬大  
 瑟大琴排簫管篪代雷鼓以特磬拊隨歌合調諸侯  
 以鑄代鑪以簫管篪代雷鼓以特磬拊隨歌合調諸侯  
 管歌以四起大搏拊發鼓必天子命卿乃有編鐘編  
 磬然亦借矣左傳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子夏免喪夫  
 子三年不歌亦猶子產卒而鼓瑟况庶民乎堯崩四  
 海三年不歌亦猶子產卒而鼓瑟况庶民乎堯崩四  
 所以八音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樂器豈庶民之  
 其角夾則太簇夷則同商大呂清之調唐主姑洗無射  
 同角夾則太簇夷則同商大呂清之調唐主姑洗無射  
 淫聲始增六為黃鐘清宮五為太簇清商非古也  
 又按帝王世紀路史前編等書黃帝封伯余于隤  
 隤余生柎柎生喬喬生丹陵年十二嗣陶侯佐譽有  
 載甲申之歲生堯于丹陵年十二嗣陶侯佐譽有  
 功遷于唐二十受摯禪閔逢執徐元載馮六十九載  
 帝位于平陽四十一載虞舜生于諸馮六十九載

帝祁歸于虞舜為司徒舉八元七十一載舜定百揆  
舉八凱七十載舜攝位七十載舜崩于陽月正元日舜  
一載水土平作禹貢百載堯崩于陽月正元日舜  
城壽百二十此皆舊說之所未詳也

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肇十

有二州下有音又封十有二山溶川續音十鴻都石經

此與箕子徐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迺

敦德允元作敦而難壬人今難去声壬蠻夷率服集

說河之正南天下諸侯朝觀者不之朱而舜丹朱于南

者不之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朱而謳歌舜乃

于旃蒙作噩之歲即帝位格文祖告即位也言文

祖則遠而執祖無不告之理史雖簡畧而義可推

矣山則川羣神必無不告之理史雖簡畧而義可推

官開詢四方之門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

以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

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恒山貢亦因其舊州其東北

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貢亦因其舊州其東北

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

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會稽之類溶川溶鎮

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溶川溶鎮

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計足食之道

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執如撫之也德有

習之也撫遠必先治近故語執如此敦厚也德有

德之惡人也允信也當厚仁厚德信人難而拒絕也

凡此五者處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國考補劉子

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國考補劉子

曰考諸史而折衷于經則舜相位之五年堯之七

十八載也以羣后四朝之言而誅四凶年堯之七

嗣與作崩又三年載乃同則堯位之九十四載而分九

年而堯崩又三年載乃同則堯位之九十四載而分九

二州建十二牧而命之皆詢眾謀而行公議非出于

于舍已從人與人為善此類可見金氏前編書分

言二州已從人與人為善此類可見金氏前編書分

在總師之初為舜三十三載皆信經世齊之誤萬

以新耳目之事豈有堯舜尚存已未即位而處行

者孟子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泥于數學

小技而不揆聖人傳授之大道不若箕徐古文深

足據耳仲達正義謂周禮賦方氏每州皆云其山

鎮曰冀州霍山揚州會稽州衡州豫州華州雍州吳

州冀州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最高大者以為

山事亦然也九州之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為

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

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

戎方氏每州皆云其大者故直云濬之內大川但

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內大川但

營當封碣石充當封東蒙徐當封太行并當封梁山

山豫當封嵩山雍當封終南梁當封岷山各識其

處以通朝貢水道其天文分野則冀為實沈之次

幽為析木之次兗為降婁之次徐為大次之次青

為立柁之次兗為降婁之次徐為大次之次青

火雞尾之次揚為星紀之次上稽分野為鷄首之次豫為鷄

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聲去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女音汝

同惟時懋哉禹拜稽首稽音起讓于稷禹暨皋陶

夷驕切一作契西節切陶帝曰俞女往哉帝曰棄勅民

阻飢女后稷播時百穀帝曰禹百姓不親切西斤五

品不遜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

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省切怙終賊

刑故切胡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續音前書舜格

蔡傳之後帝曰皆舜即位以後之言也唐本誤複而

字錯在溶川之流共工之前尤集說舜前以百

是即位而命百揆焉庸民功謂愛民則惠之惠即奮

庸也言有能奮起與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

揆以亮相吾之與吾之仁其誰乎禹鯀子姁姓

字伯茶已于堯而命禹言女當堯在位時既八年揆

于外也稽首拜伏而扣首至今地所以固辭稷農官

暨及也俞者然其舉女往哉者聽不其辭百揆之

職棄姪姓字度辰郟侯去爭之子帝嚳之孫也阻

厄也后君有裔土伯倉舒之子播也百姓亦百官親

謂日新其德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以五者當君臣有義而為教令也敬：其事也

聖賢言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事者故特

以敬言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事者故特

南曰殺東曰夷猾亂也中國曰夏大士而明也劫人

曰寇殺東曰夷猾亂也中國曰夏大士而明也劫人

虞曰士夏曰賊圻外曰姦國中曰完士者刑官唐人

闕使之士夏曰賊圻外曰姦國中曰完士者刑官唐人

字在木金書

字在木金書



相勳者開拓疆宇有功國家勞者謹守官職經涉  
 艱難者是已鞭者木末垂革為官府之刑以治吏  
 胥之不勤者皆所以待夫鼻之輕也人之刑以治道  
 藝之不精者皆所以待夫鼻之輕也人之刑以治道  
 必皆以重情比治之五刑有也鼻之輕者固皆受鞭  
 重則以重情比治之五刑有也鼻之輕者固皆受鞭  
 之刑以其間老幼其有犯之未可輕也青者過誤謂  
 納銅以贖鼻又其有犯之未可輕也青者過誤謂  
 過失所傷不到而類雖致出左人之傳曰青者為  
 思慮所不到而類雖致出左人之傳曰青者為  
 者不幸為天所譴非因人有連累為誤得之也左傳  
 益者不幸為天所譴非因人有連累為誤得之也左傳  
 災者不幸為天所譴非因人有連累為誤得之也左傳  
 法或不幸而被誣累雖當赦舍也或過誤之刑亦無  
 施而即縱舍之也青炎肆赦固聖人之本心然或  
 出于有恃而犯于五刑鞭扑情雖可輕法雖可疑  
 不許其宥不聽其贖也必以五刑鞭扑之法始立  
 其宥不聽其贖也必以五刑鞭扑之法始立  
 必論鼻而為輕重也必以五刑鞭扑之法始立

為取舍法之權也經權並用則聖人之法無所失  
 矣服謂服其鼻呂刑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大辟棄  
 市宮下蠶室荆五流皆屏處刑不使風中其瘡而三  
 死聖人之仁也五流皆屏處刑不使風中其瘡而三  
 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有三等之居重者居於四  
 商次在九州之外又次千里之外是也然用刑之  
 際必當明以察其鼻之流者或遠或近各得其宜  
 輕或重皆當其鼻之流者或遠或近各得其宜  
 則刑之當矣為人皆服其刑之當矣為人皆服其刑  
 其流之當矣為人皆服其刑之當矣為人皆服其刑  
 所避苟或昧于當刑輕而所施不能盡明察之功則  
 法為徒法必至于當刑輕而所施不能盡明察之功則  
 何以當其鼻而人心不允哉故戒之曰惟明明克允不  
 明不足以當其鼻而人心不允哉故戒之曰惟明明克允不  
 之一要允者明之效也欽者敬慎之謂推情鞠犯恐  
 有一刑之不明不當不欽則失于怠惰而刑罰不中矣  
 恤者哀矜之謂好民之生念極其仁不恤則失于  
 慘刻而必過于忍矣故聖人于典刑鞭扑之間必  
 明慎以原其情使其罪流宥金贖肆赦之際必敬謹  
 哀矜以原其情使其罪流宥金贖肆赦之際必敬謹

是欽恤之心流行于典刑鞭朴賊刑之無不當矣

聖人之法有盡聖人之心則無窮也刑之輕重雖

有而欽恤之意則一也蓋棄之而後讓而申命之

陶之而士皆先所命之官至是舜因禹讓而申命之

使皆仍舊職以考補章百揆為六或言禹自司空

也百揆即冢宰亦六卿耳豈三公哉禹納百揆即

命垂為共工承司空之矣豈兼任哉周禮天官

冢宰之公署也夏官大司馬之公署也秋官大司

伯之公署也冬官大司馬之公署也春官大司寇

之公署也冬官大司馬之公署也春官大司寇

右李前朝後市中為王宮朝在王宮之南六卿視

事之署在焉皆帥其屬以居之學者三公孤之

所居也大戴禮帝入四學就問于太師三公孤之

少師而少論道貳公弘化天子不敢臣也講道於學

官坐而論道貳公弘化天子不敢臣也講道於學

使君德無後世丞相之禍傳言舜師紀后蒲衣單

權所以無後世丞相之禍傳言舜師紀后蒲衣單

待以不臣而不煩以六卿之職者此公孤桓王之

曰春秋兩書宰周公踵尹氏而為之兼三公自尹氏

卷務成軺而不命于二卿之職者此公孤桓王之

待以不臣而不煩以六卿之職者此公孤桓王之

曰春秋兩書宰周公踵尹氏而為之兼三公自尹氏

始春秋兩書宰周公踵尹氏而為之兼三公自尹氏

之定制也漢光武以東漢之制擬諸舜禹之代其未

公尤謬今以衰周東漢之制擬諸舜禹之代其未

嘗考於經明矣九峯蔡氏曰五者之理出于人

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

於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

順者于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而仍為司徒使之

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自舜得之因從而振

入則其天性之寬裕以待之使自舜得之因從而振

金氏曰孟子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親

之來之孟匡之直堯初命契之詞也舜則因其職而

德之孟匡之直堯初命契之詞也舜則因其職而

申命之耳仲達孔氏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

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謂金之盪白金謂之銀是

黃金白金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

桃氏為劍其銅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為名金則鐵名亦包其銅矣此與呂刑贖金皆是金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贖死罪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立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錢六兩大鼻金三斤為價相附是古贖鼻金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鼻贖銅一百二十一斤于古稱為三百六斤今贖輕於古也錢為六兩計千身為三百七十斤五斤今贖於古也鞭朴加于人身可云與朴作教俱是金非加所患故得指其金作贖刑出刑名楊文懿曰象以典刑之文惟刑之恤哉錯在疑蒙詳其抄于女實帝舜官命之語而非刑史臣記事之辭故移此于節作士之下而繼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焉此兩節蔡傳至精然蒙嘗疑五刑而巳大刑用甲兵其次威民也故大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箠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箠

之市朝五刑三次于是又疑舜所以致蠻夷者蓋有所謂大刑而五刑三就即所謂五刑三次者恐非如蔡傳之說也然書五刑之數又刑不能合外別有朴刑而國語併鞭朴為五刑也然書五刑之數又刑不能合外別有朴刑而國典刑至怙終已得其所以立法者也自五刑有服至五刑三居所以用刑者皆權也權而刑無恤明察而允信則刑當而民服矣此所以欽敬而哀恤而不犯有司也鞭朴金贖四者蓋各為一刑恐金非贖鞭朴之刑者且鞭朴隨時制宜而未必有定制可贖也吾鄭黃金憲公潤玉謂老幼廢疾有犯而不可帝曰疇若刑者則使贖之如今之律令耳今從之不可帝曰疇若予工食曰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共音垂拜稽首讓于受折暨柏譽柏譽音殊折才羊切帝曰俞往

哉女諧集說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 禹尹氏已姓雲

佐禹為司空之屬今禹既遷百揆遂命垂補其闕

受氏斯名柏氏譽名包犧柏皇之後諧和也使斯

譽佐垂而命垂與之協和考補國路史國名記受斯

又云能為二器而名蓋臆說耳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女作朕虞益拜

稽首讓于朱虎熊羆音帝曰兪往哉女諧集說 山上

澤林下藪澤也益皋陶子字伯翳初佐禹治水烈山

之我朱氏包羲朱襄之後風姓虎其名熊亦氏姬

姓黃帝之後羆亦名左氏所謂仲虎其名熊皆高辛

氏之後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五禮五今作三

之誤當从 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女作秩宗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

哉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敖與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曰於本此下有夔

石百獸率舞十二字石經所 帝曰龍朕翌讒說殄

行徒聖音疾謬徂咸切殄 震驚朕師命女作內言內

納下夙夜出內朕命惟允內初 集說典主也子伯夷

宗禮以直內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

能敬以直內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

宵子栗嚴密也凡人直者多過于粗厲故欲其溫  
 寬者多失于縱弛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  
 之也剛者不足於慈故欲其過而戒禁之簡者不  
 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者子者  
 欲其如此司樂而其所均之法以教國子又專在  
 周禮大司樂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又專在孔子亦  
 曰興于詩成于樂蓋所以蕩滌邪穢其氣質之動  
 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  
 偏者也心之所謂之志其聲以歌之故曰歌永言  
 曰詩言志有詩則必長其聲以歌之故曰歌永言  
 既歌則發于喉齒舌牙唇者自成宮以商角徵羽  
 聲故曰則聲依永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商角徵  
 短則為商和之乃能成文而羽也于是采詩作樂  
 十則律和之乃能成文而羽也于是采詩作樂必  
 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所以  
 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又必  
 以合四尺工上一管勾凡之八音協于律金石絲  
 土革木之器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神人以亂矣  
 其倫次可以奏之為樂則無不諧協而神人以亂矣

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  
 用功効廣大深切如此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  
 絕善以駭眾聽也師眾也謂其名命之不正而能  
 黑白以駭眾聽也師眾也謂其名命之不正而能  
 既復而後出則諛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教  
 奏復逆必使審之既說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  
 功緒有所稽矣此官雖不聽伯夷之讓秩宗然典樂  
 納言二官皆與禮官相統攝故因其讓秩宗然典樂  
 也考補也仲達孔氏曰說文云曹胤也胤繼  
 元子教以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  
 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嫡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言元士卑故  
 畧之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及言元士卑故  
 是令夔以歌詩蹈舞之教此嫡長國子也周禮  
 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云禮  
 猶忠也弟曰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  
 孝善兄也弟曰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  
 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  
 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

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窺  
 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作詩  
 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音習之可以生長志  
 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  
 者直言不足謂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咏其詩之  
 意以長其言謂以聲長續之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  
 聲宮也又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呂分之為五  
 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  
 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  
 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  
 云律有十二陽為六律陰為六呂是陰律名同亦  
 名呂也鄭玄云陽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  
 又各呂自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黃帝使伶  
 倫氏自大夏之言西崑崙之陰取竹于嶰谷之中各  
 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鍾之  
 宮制十二厚薄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  
 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為律之本既以出音又以候  
 氣布十二律于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  
 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  
 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

使應其節奏也金鑄鐃編鍾石天球特磬編磬絃  
 大瑟中瑟大琴中琴竹管簫排簫篪篥笙土塤  
 革雷鼓路鼓應鼓鼗搏拊木祝敔皆應八音十二  
 律之器也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  
 各自守分不奪其理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  
 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仁山金氏曰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此夔龍所以並命與後世出  
 典樂二職固相闕也此夔龍所以並命與後世出  
 納之司則有之納言則非矣鶴洲楊氏曰蔡傳謂  
 伯夷姜姓蓋四岳之子岳即許由封許侯夷封呂  
 伯杜元凱云許四岳之後齊伯夷之後皆以國為  
 氏其實皆祖神農為姜姓也典樂納言之後皆以國為  
 猶今太常寺通政司皆與禮部相統攝也胄子之  
 教使作詩言志以驗其性情之善惡言有誠偽必  
 使歌以驗其氣之細若否五聲不能掩于律八音皆所以  
 驗其氣也微若氣之細若否五聲不能掩于律八音皆所以  
 與否氣稟之初純駁可辯心術之隱邪正莫慶成  
 德者顯而庸之初未協者容而教之恬終不變者威

之所屏以為此典樂續考南馬子堂謂梅岫沈翁曰合  
 尺為起調成曲而工為南呂之角凡為應鍾之角皆  
 可起為林鍾之徵一為姑洗之羽上為中呂之角  
 為二律賓之商則宮相此之謂也若夷則為八月  
 無射鍾為九月之商聲主肅殺之衝故有氣候之  
 節夾射鍾為十月之商聲主肅殺之衝故有氣候之  
 物事起各調之音但書曰無相聲役于八音然後  
 主好梨園新聲用黃幡綽言以六為輔國之清宮  
 為太簇清高尋致安史之亂而頌于黃鍾清宮五  
 之屬為鑄為玉磬為特磬為編磬為離磬為鐸  
 石之屬為鑄為玉磬為特磬為編磬為離磬為鐸  
 為中琴為小琴為頌琴為歌磬為寒絲之屬為大琴  
 為瑟為雅瑟為頌瑟為琴竹之屬為排簫為箏為箏  
 為仲簫為箏為箏為箏為箏為箏為箏為箏為箏  
 為形管為孤竹管為孫竹管為陰竹管為龍笛為

長筮為鳳笙為和笙為簧為大竽為小竽土之屬為  
 大頊為小頊為雅頊為頊為頊為頊為頊為頊為頊  
 為應鼓為建鼓為縣鼓為鞀鼓為提鼓為鼗鼓為鼗  
 為搏拊為雷鼗為靈鼗為路鼗為柷為敔皆無當于  
 不可子國以無節無合無止故記曰然天地之氣自  
 上故地雷復一陽動于五陰之下造曆起冬至而  
 律呂首黃鍾一陽動于五陰之下造曆起冬至而  
 厘候氣空圍九分當今尺六寸九分毫吹  
 律則空圍一十五分當今尺六寸九分毫吹  
 合音起調兩手盡拊之而吹口之氣貫底孔是  
 為黃鍾之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徵林  
 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太簇管長二寸當  
 今尺四寸四分應鍾為變宮太簇管長二寸當  
 洗為商蕤賓為角夷則為變徵南呂為徵應鍾為  
 羽大呂為變宮林鍾管長六寸當今尺四寸四分

四厘以尺音起調則林鍾為宮南呂為羽蕤賓為變宮  
 角大呂為變音起調則太簇為徵姑洗為商中呂為角蕤賓  
 南呂之管長五寸三分當今尺四寸一分一角蕤賓以  
 工音起調則南呂為宮林鍾為商中呂為角蕤賓  
 為變徵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姑洗為變宮應鍾之管  
 管長七寸一分當今尺五寸二分五厘四毫以一  
 音起調則姑洗為宮蕤賓為商夷則為角應鍾之管  
 變徵應鍾為姑洗為宮蕤賓為商夷則為角應鍾之管  
 長四寸六分六厘當今尺三寸四分八毫四絲四  
 忽以凡音起調則應鍾為宮南呂為商林鍾為角  
 蕤賓為變徵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姑洗為商夷則為角  
 管長六寸二分八厘當今尺四寸六分一厘七毫  
 六絲以勾音起調則蕤賓為宮中呂為角蕤賓為  
 角中呂為變徵應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商夷則為角  
 中呂之管長六寸五分八毫三絲五忽九杪六忽當今  
 尺四寸八分七厘一毫三絲五忽九杪六忽當今  
 音起調則中呂為宮夾鍾為商大呂為角姑洗為  
 變徵無射則為徵夷則為羽南呂為變宮唯黃鍾不  
 為他律役則太簇而為太簇之清聲謂之變商可耳  
 徵音短于太簇而為太簇之清聲謂之變商可耳

六乃仲呂上生黃鍾亦徵音而短于黃鍾者謂之  
 無射清商似矣何以又為黃鍾之清宮乎故古之  
 八音唯合四尺工樂：上勾凡為律譜之正聲播于  
 其器以成樂記曰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故黃  
 鍾起調必以黃鍾畢曲黃鍾重濁聲低而最長易  
 氣生于九地之下復之初九是也人生墮地聲出  
 丹田而達于喉五百聲而達于舌三年而齒牙漸生  
 然後五聲以備五聲而達于神智動七情感而謳歌  
 然聖人因其自然之度量衡以八音而采其情正  
 作和者即黃鍾之度量衡以八音而采其情正  
 聲和者即黃鍾之度量衡以八音而采其情正  
 石師氏制絲小師制竹笙師制匏氏制金勾氏制  
 制華梓人制木諧其人聲用之房中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用之神濁而漸輕清自輕清而復重濁之  
 聲尚雅淡始重濁而漸輕清自輕清而復重濁之  
 義中正孝友恭信溫厚廉恥之語字：分明耳聞  
 而心解氣伏而神融使民趨善如飲食遠罪如水  
 火不勞而易治其本在于敦復之功雅淡而喜嗷噪  
 夫子贊易顏氏當之於世新聲厭雅淡而喜嗷噪  
 賤重濁而貴輕清揚而寡抑去而不返鏡方響  
 鈺鑼角蟲羯鼓杖鼓篳篥琵琶二絃三絃箏箏胡



琴字箏篋甯粟柏板之奏商羽雜指淫襲宣布怒如

將導其欲而易其性况于中人乎泰泉黃子亦曰

古律玉長一尺八寸其內當中有隔二有黃鍾之數

通氣隔上九寸迤連煞至管底以聚其氣而應黃鍾之數

陽也律吹之候未諧朱元晦教以依律孔竹吹之乃

諧是為吹之而聲和謂無一管自為一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晉列和謂無一管自為一聲六律十二管

石必有紀百度得數而必有常矣故曰三紀各以音會易

各以候成于即欲吹以改聲徒索諸：渺茫而已幕方帝

圓以候成于即欲吹以改聲徒索諸：渺茫而已幕方帝

曰咨女二十有二人又有音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

考績三考絀陟幽明今絀音出廣績咸熙分北三苗

佩北音集說二十有二人既分命之又總戒之使之十

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考核其實三年九年也三

年初考賢否未核六年再考賢否雖別而未恐輕

棄其否者蓋小人之有才者能矯飾欺人而君子

之優于德者未可責辦于一時也必歷九年而君子

考之則小人之矯強者情狀畢露不能欺人于久

君子得以盡展其才而功業底成所謂月計不足

歲計有餘也於是罷黜其小人之舍險者不使在

官登用其君子之光明者遷于高位賞罰明信人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益泛咨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命者六人而命伯禹命伯夷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

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  
 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士一官兼陶之刑之事而  
 周禮益可知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  
 損益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  
 叛舜揖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  
 都猶頑師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其徂征而猶逆命  
 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一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背  
 之也呂刑之言過絕三苗之君本末而言不可先  
 後論也草廬吳氏曰絕三苗之君前既竄于三危而  
 三苗之民尚居故地頑而習惡治水之役遠拒上  
 命羣類衆多終必為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  
 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于亂聖人立心之仁  
 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莆陽林氏曰羣后四朝之  
 時敷奏以言明奏以功車服以庸固有賞罰之法  
 而無絀陟諸侯述職未必皆通九載故但質其言  
 而稽之功籍略行戒錫報功以作其下以急而通上  
 之情耳此言絀陟幽明于三考之下以見聖人必  
 三考而後絀陟也周官王乃朝六卿度官不在其  
 在四考而後絀陟也

中此三考絀陟幽明是在朝廷之上兼內外合大  
 小而言故曰庶績大明絀陟係于又六年王乃時  
 巡之下是絀陟在于十二年之內未必果待諸侯  
 存三考也此以絀陟于幽明書于三考之下者是  
 言絀陟之例非必在于幾年如今年者則從明年以  
 從今年而絀陟之明年有三年考者則從明年以  
 陟之彼大明絀陟傳云猶舜之絀陟幽明是言賞  
 罰之政有同于舜非謂考功之年必與舜同也五  
 清劉子曰孔子言魏道之隆萬世不復可及故曰不  
 與焉謂禪授之正治道之隆萬世不復可及故曰不  
 巍：且舜即位之初禹即位之初亦撥百揆即納師  
 之漸而禪位繼之矣禹即位之初亦撥百揆即納師  
 此其心固未嘗有一毫利天下而豈一日樂安其  
 位哉後世若唐憲宗亦稱英主而羣臣請建儲則  
 曰若立東宮朕便為閒人矣唯信方士柳泌妄希  
 長生服丹躁急殞于闕豎之手聖庸相去矣帝雷  
 壤又子云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為哉恭己  
 正南面而已矣恭己者修身以敬也正南面者正  
 其君道也所謂正心以正朝廷也蓋自命二十有  
 二人之後不事叢脞而唯敬德於上故百官莫不

一出于正而謂之天下自治矣苟非敬德為主則豈塌  
 茸或曰四岳之許由九官之禹稷禹皋陶垂益伯  
 夷夔龍皆當時聖賢極天下之選者也何以有幽  
 明之異而行紂陟之典乎蓋百揆所選矣若夫九官  
 四岳所以統十二牧必極天下之選矣若夫九官  
 之屬與萬國之諸侯豈能皆得聖賢而無一不肖  
 廁其間欬故必行九載紂陟之典而後內外大小  
 無一不肖廢功成而治遠矣然三載初考之際  
 其有不肖之人過惡彰而無功績者亦必即紂豈  
 遺久而殃民其功曰九載亦不及貢以改句接于有  
 惟過未形而功可待者爾不及貢以改句接于有  
 庫鼻音續音考今本脫此九字集說及貢者朝觀之期不  
 常而見之故源：而來不及政即使吏治其國而  
 象不得有為也庫象國在今湖廣道州蓋三苗分  
 背也前後以其地封之亦象是時已協化為善人而可  
 封也前言度績成熙分背三苗見協于帝之實此  
 以象事言之見考補子貴州靈博山有象祠唐明王  
 不格姦言之實見考補子貴州靈博山有象祠唐明王

嘗毀之矣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  
 于唐而猶存于今毀于有鼻而猶盛于茲土也胡  
 然乎我知之矣人之君子哉然則祀者推及于其屋之  
 鳥而况于聖人之弟子哉然則祀者推及于其屋之  
 也豈象之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乎不然古之驚  
 桀者豈象之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乎不然古之驚  
 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也且也象之  
 不仁蓋其始焉爾又鳥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書  
 不云乎為克諧以象猶不弟不可格姦瞽亦允若則  
 己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格姦瞽亦允若則  
 則不至于惡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信乎象蓋已  
 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信乎象蓋已  
 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憲之詳所以扶持輔導  
 之者之周也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  
 以見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  
 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其天  
 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做于舜之封象欵吾于是益  
 有以信人性之善天始也無不可化之象欵吾于是益  
 人之毀之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之奉之也承  
 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之奉之也承

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仲華三

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德也

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授禹乃崩續音作舜生

授禹乃崩今作陟方乃死皆因篆文殘闕而傳寫

之譌也箕子本與鴻都石經同當從之

**集說**此書仲華亦字以尊名之意見自舜格于文

義同徵台庸功也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召之

于服澤之陽歷試諸難有大功三十揖政三十

年服堯堯三年古帝堯一而即位此受末云紀舜

事而首云堯三年古帝堯一而即位此受末云紀舜

禹見天崩者上墜之形天子死曰崩道統之傳皆著

于是矣崩者上墜之形天子死曰崩道統之傳皆著

以虞臣紀虞君之終故正名而書之也舜壽百有

一歲而崩于鳴條葬倉吾山今山西蒲州界內若

零陵之蒼梧則商均女瑩二塚在焉

後世因山名音同而不知所葬也

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司馬溫公曰虞舜在勸

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焚泉何

氏曰家語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

乃死孔安國以陟方岳之義始通而古無一人

死亦復不知何謂國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一人

考補

舜生

于

日

考

補

舜

生

于

日

考

補

舜

生

于

日

考

補

舜

生

于

焉伊尹言造改自鳴條是時桀南都冀湯自亳改  
之故經鳴條之地亦蒲津近境也何子冀湯以為河  
南之故耳丘乃惑于不韋而未辨倉吾蒼梧音同文  
異之故耳禮天子崩諸侯薨卿大夫卒士庶人死  
又云君曰終小人之稱為聖天子正終之書法  
史也豈以庶人終小人之稱為聖天子正終之書法  
哉知當曰崩而傳寫之誤果矣思齋陳氏曰按二  
十八載帝乃殂落蔡傳云歷試三年居攝二年十  
年此章傳以合在位百單一年之數是通三十一  
年為則少固不合在位數以三十一為是而  
蔡傳之先後又相疾何也曰事當在七十之內  
今且設以七月算起至七月十二年正月始周  
至七年三年正月是周二年又至七年四月正  
是周三年舜之元年是周二年又至七年四月正  
正月乎堯之三十一年是以通數算之舜之三十  
年是以前數計之蓋皆自七十一年數起至于老

不聽政居攝又數自七十四年為始自堯言之則  
有三十一一年自舜言之則為三十年為始必如此說則  
二章之傳不相戾而堯舜已詳明侃亦親至蒲津  
葬地五清一齋二先生辯已詳明侃亦親至蒲津  
拜舜陵果與正妃娥皇同葬信孟子羅泌不我欺  
羅泌亦言鳴條在冀湯居亳今河南歸德州自河  
南入山西故攻鳴條所都即堯舜禹故都也韓  
昌黎訓方為方岳則當明言其地如春秋書晉侯  
黑臀卒于亳宋公佐卒于曲棘之例而九嶷亦非  
南岳乃今廣西南荒之地巡狩所不及蔡九嶷訓  
陟為升遐升遐即死語意重複不知朝鮮本授禹  
乃崩真箕子所傳古文而簡菴公以訂今本之謬  
誠有功于經學也道生按路史虞帝元妃娥皇無  
出先舜卒次妃女瑩生義均封于虞至虞思佐少康  
商均卒皆葬九嶷禹封均子于虞至虞思佐少康  
中興均弟季釐封于緡其後為桀所克舜庶子七  
人圭胡負遂盧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何母轅  
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  
其裔也夏之世有箕伯直柄伯戲中衰成湯寘之

于遂不世守之為齊所滅箕伯之後箕子事紂  
仍諫不入陽狂為奴紂敗囚釋為武王陳鴻範去  
之朝鮮于道義化其民蔚為君子之國後有箕氏  
鮮氏胡潘則周滅之息負盧鄒則春秋時入于疆矣  
後各以國命氏有虞氏幕氏司徒氏申屠氏信都  
氏勝屠氏胡勝氏徒氏荀氏咸氏遂氏須遂氏合博  
周陶正武王妃其子胡公滿以太姬錫之媯姓與  
肅慎之珪復之陳氏過氏敬氏弱氏棣氏袁氏爰氏慶氏衛  
滅之柳氏鍼氏逢氏敬氏弱氏棣氏袁氏爰氏慶氏衛  
恩氏甄氏番氏關氏門壺丘氏偃師氏司甄氏儀  
氏初齊桓公十四年陳宣公殺其太子御而敬  
仲奔齊後世和篡齊更田氏汲氏程氏稱氏辱氏  
有敬氏皮氏車氏恪氏穰氏汲氏程氏稱氏辱氏  
薛氏法氏王氏則有少西子穆子占子沮子與子獻  
馬氏其複氏則有少西子穆子占子沮子與子獻  
禽鞅子梧子仲顏孫亡字五王安平廣武即墨於陵

大禹謨

正音

大禹謨

續音

孔氏序曰皋陶大禹謨皋陶謨

益稷然皋謨益稷初非二篇益之言見禹謨者為  
多稷之事禹一舉之於皋陶而已俗儒錯亂其文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of the right page.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pag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of the left page.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n the left pag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left page.

其宗不淡也。命出也。其  
 一。宗。出。也。命。出。也。其  
 一。宗。出。也。命。出。也。其  
 一。宗。出。也。命。出。也。其  
 一。宗。出。也。命。出。也。其  
 一。宗。出。也。命。出。也。其  
 一。宗。出。也。命。出。也。其  
 一。宗。出。也。命。出。也。其  
 一。宗。出。也。命。出。也。其

一。了。心。少。曰。也。又。鼎。二  
 一。了。心。少。曰。也。又。鼎。二  
 一。了。心。少。曰。也。又。鼎。二  
 一。了。心。少。曰。也。又。鼎。二  
 一。了。心。少。曰。也。又。鼎。二  
 一。了。心。少。曰。也。又。鼎。二  
 一。了。心。少。曰。也。又。鼎。二  
 一。了。心。少。曰。也。又。鼎。二

古書  
 八  
 三  
 書

了 歸 志 會 德 世 干 羽 于  
 平 處 十 宣 又 稟 名 而 白  
 來 采 濟 亦 醫 也 疾 冬 疾  
 匡 醫 庚 取 宜 漢 于 授 宜  
 州 于 食 不 查 國 院 庚  
 臣 庚 庚 不 勢 夙 一 世 州  
 庚 庚 然 庚 庚 不 於 夙 一  
 崇 與 州 庚 庚 匡 也 棟 了 德  
 嘉 了 丕 總 夙 上 非 夙 倫 十  
 來 豎 庚 皇 隆 方 后 乃 也

一 之 道 心 庚 毅 庚 品 庚  
 一 夕 毅 毅 中 毅 木 上 宮  
 易 旌 引 宣 上 也 易 會 易  
 壽 非 也 也 也 非 也 非 也  
 方 后 者 戴 后 非 非 非 非  
 介 報 報 共 春 了 又 上 上 上  
 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泉 羽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城 宮 不 二 余 白 校 上 匡  
 臣 庚 志 上 冊 而 白 鹿 占

書七傳序  
大甲言  
五  
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  
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  
從人捨音不震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集說人鄰近也謂左右輔弼之臣以  
臣而使敷奏其言於是歎息而言臣哉鄰哉臣當  
親近于君也鄰哉臣哉君當親近于臣也禹納百  
揆故先對兪者然帝之言而因進戒也艱難也孔  
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意亦如此乃者難辭敏速  
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  
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  
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感速化于善  
而有所不容己者矣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

續音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  
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  
從人捨音不震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集說人鄰近也謂左右輔弼之臣以  
臣而使敷奏其言於是歎息而言臣哉鄰哉臣當  
親近于君也鄰哉臣哉君當親近于臣也禹納百  
揆故先對兪者然帝之言而因進戒也艱難也孔  
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意亦如此乃者難辭敏速  
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  
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  
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感速化于善  
而有所不容己者矣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

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  
之民咸被其澤無不以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  
民好士之至無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  
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  
於此亦可見矣益曰都者美舜贊堯之善也廣者  
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不能運則變化不測  
故自其大則謂之神而言則謂之聖自其威之可畏  
而聖則謂之聖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聖  
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春顧奄盡也即  
光被四表之意堯之時萬國咸寧民皆迪吉莫不  
振動服離耳天督該首莫不有仁義山大夏巨萬  
齒貫匈離耳天督該首莫不有仁義山大夏巨萬  
志比隆伏義考補九峯蔡氏曰或言舜之所謂帝  
後世鮮及焉考補九峯蔡氏曰或言舜之所謂帝  
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  
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  
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雖有此類但益之語實連  
上句惟帝時堯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  
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  
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蕭

陽林氏曰克艱者君臣不可徒言其艱必當盡其  
艱而後可也君之克艱如安汝止允迪厥德稽于  
衆舍己從人而不虐君無告之非承流宣化也臣  
如陳善責難以格君無告之非承流宣化也臣  
之民是也君能風夜祇懼以盡其道大臣能攷而  
功以盡其職則見于政事皆公平正大臣能攷而  
偏邪駁雜之私禮樂彰法度著是政事皆本于君  
臣之克艱也君臣一心萬化之原政事者心之發  
也德教者心之推也輔君之德足而四方風動則  
被四表臣之德亦能輔君之德足而四方風動則  
海之民莫不感慕與起而棄其咎罔或干其政罔  
不惟德之勤而樂于善故皆協于中道如草之從  
風妙于無迹乃如水之就下德固本於政乃又政  
德又本于政乃又政乃又政乃又政乃又政乃又政  
也尤本于君臣之克艱也政乃又政乃又政乃又政  
而政乃又政乃又政乃又政乃又政乃又政乃又政  
心斯有致治之效惟圖治之民敏德者惟有所圖  
之效不極其易然則君臣不患政事之不修不患  
化之不極其易然則君臣不患政事之不修不患

見君臣之道未易盡也乃者難詞非已然之謂也  
言必先如此乃能如此可見故事修治未易致也  
曰敏者不可見黎民不難化也政又未易致以君  
臣不可不克艱母忍焉而為之民心不難化以  
見君臣當盡克艱母忍焉而為之民心不難化以  
艱之謨深契于心故曰俞者深信之辭也曰允  
則必茲者以言君臣信能如此百僚百工莫不敷  
謨微而鰥寡黎庶莫不敷陳嘉言豈有嘉言之或  
隱哉又有以悉致羣賢大而才全德備之士莫不  
進用賢于朝或棄哉普天之下非一邦也率土之濱  
非一人也又必有以得其生而遂其性豈有一民  
之不安乎此言君臣信能克艱之效驗也然所以  
致夫效驗者又必本于有克艱之實故廣延眾論  
者皆本于忘私順理之至誠于好問好察見人之  
善無不容改己之過無所吝是在已矣其所以誠  
故在人有樂告之意則嘉言固伏矣其所以誠  
致羣賢任之雖在草野之士有德者亦惟援之則在  
者而舉賢任之雖在草野之士有德者亦惟援之則在

已至有求賢之心故在人有出仕之願則野無遺賢  
矣至于天下之民咸被其澤者必皆本于愛民之  
深雖鰥寡孤獨人之發政施仁以惠鮮懷保之則在  
易忽者亦不忽之發政施仁以惠鮮懷保之則在  
已無震也此又推言克艱之工夫也語效驗之大若  
咸寧也此又推言克艱之工夫也語效驗之大若  
未易致語工夫之惟為之若未易盡信乎非常人之所  
能而惟克能之惟為之若未易盡信乎非常人之所  
克之為言能舍己克之意外莫能及也平章百姓和  
德則稽于眾舍己克之意外莫能及也平章百姓和  
萬邦則不虐無告時之廢困窮之意不可見嘉言周  
伏野無遺賢則老時之廢困窮之意不可見嘉言周  
於變時雍則克艱之時之民無有不敏德也克艱  
之實斯有克艱之功尚之謨豈欺于舜哉帝舜不  
以克艱之所能盡舜之所能致亦不可見克艱之  
工夫為已所能盡舜之所能致亦不可見克艱之

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  
左音佐女翼汝女音  
右音佑女翼汝女音  
並予欲宣力四方女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同

辰山龍華蟲作繪今作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黼音甫黻音弗絺音秀一以五采章施于五色  
作黼音甫黻音弗絺音秀一以五采章施于五色  
作黼音甫黻音弗絺音秀一以五采章施于五色

服女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聲治平以出

納五言出初女聽予違女弼女無面從退有後言

欽四鄰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

捷它音書用識哉識音欲並生哉工以內言內音時

而颺之陽音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於音

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

成六府三事允治去聲萬世永賴時乃功夔曰憂擊

鳴球憂音搏拊琴瑟以詠搏音渠郭切拊音府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龔鼓龔音

合止祝敵祝音笙鏞以間鏞音鳥獸踏音

切節韶九成作籥西遙切鳳凰來儀益曰吁戒哉傲

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字如任賢勿

忒任去聲去邪勿疑去聲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去聲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都帝慎乃在位惠迪吉

從逆凶惟景嚮今作帝曰俞禹曰安女止惟幾惟

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應去聲以昭受上帝天

其印命用休集說首須股肱耳目以資臣以為用也助元

孟子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者輔翼也右者

力也言我欲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為助欲宣力也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

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于堯舜也日月星

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虫取其雜

會繪也宗彝祭器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

明其辨緇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蔽為兩己相背

取其辨緇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蔽為兩己相背

六者繪之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于

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

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而于衣繡于裳皆雜施也色者言

施之于繒帛也繒于衣繡于裳皆雜施也五色者言

五色也明者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言六律而

六呂在其中易足以統套故耳五聲宮商角徵羽

在祭也忽怠棄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樂記云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

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恬憊之音矣宮亂則

荒其君驕商亂則疲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衰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

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慢即忽之謂

後言者言我之所行有疾于道女當面抑連諍朝

也後言者言我之所行有疾于道女當面抑連諍朝

正其失不可使女朝退之後致小民有怨咨之言

也後言者言我之所行有疾于道女當面抑連諍朝

直而言矜射的也射以觀德頑愚諛說不能比其心

不正則形矜射的也射以觀德頑愚諛說不能比其心

禮其節奏必不能比于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

則其為頑愚諛說不能比于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

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

周制鄉党之官以時書民之孝弟睦姻有學者也

聖人不忍以頑愚諛說而遷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啟其憤發其排使之迂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



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即有之耻且格有以格謂改  
過也承薦也聖人于庶頑諄說之耻人既格有以啟發  
其憤排迂善改過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  
之言時而颺之以過現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  
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見聖人之教無  
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  
棄人篇也如此比舜申臣鄰之義而歸勉羣臣敷奏其  
言蓋篇首南發其端即因禹對而歸美于堯故復  
分其四岳而詳諭之左右有民后稷司徒之職聽六律  
典樂之職辨諶內言之職刑威士之職非以皆責  
于禹者禹亦以百官之長而先對焉於歎美詞德  
政之本故行必資于善政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先養無以施教而養之之政惟因天地之材  
用之有道而已矣水可灌溉火可烹飪金可交易  
禁亂木可宮室器用土能生殖萬物穀能養育萬  
民隨其質順其性以制用曰修君修物穀能養育萬  
下是謂正德制節謹度與利除害是謂利而用敬老  
慈幼不謂飢不寒是謂厚生養之周教之謂利而用敬老

曰和陳以亂其常也叙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  
不泫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  
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  
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  
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  
故當有以激厲之休美也董督也其勤于是者則  
戒喻而休美之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  
以事之出于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  
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  
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  
日之成歎美其言而推言其本蓋明禮作樂申命九  
官之戒歎美其言而推言其本蓋明禮作樂申命九  
以養頌者格休者勸皆政之善者而其大物不以外  
乎君德也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其大物不以外  
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府如府藏之府  
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憂擊考擊也鳴球言養民之  
桐樹木為革為底絀絲為絃琴瑟皆

三徽瑟二十五絃一絃一柱樂之始作升歌于堂

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此

也故曰以詠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

也祖道皆百世不迂敬康為顯考窮蟬為皇考喬

有功德皆百世不迂敬康為顯考窮蟬為皇考喬

牛為王考替聾為考皆時祭之親其來也賓帝王

養繼孝也格通也誠意感通若見其來也賓帝王

高後高辛之為客而待以不臣包羲神農黃帝少昊

在天子事所以與辨賢自虞賓以下皆助祭之諸侯德

讓者序事所以與辨賢自虞賓以下皆助祭之諸侯德

于有德以和五聲八音而為之主者為之長九寸旁

十二有數以和五聲八音而為之主者為之長九寸旁

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

撞之令左右擊敵一狀如伏虎背上始作擊祝以

刻以籥操之籥長一尺以竹為之始作擊祝以

合之及其將終則操敵又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

以匏為之列管于匏中又施簧于管節樂之器也

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鐘鐘即鏞也

範銅為之以間者與歌相應者曰鐘鐘即鏞也

而樂也籥舞所執羽籥之屬詔舞樂名詔之為言

詔也言詔堯之治也成者樂之一終也雄曰鳳雌

曰鳳靈鳥也黃帝之詔樂尤得元聲之妙故鳳凰雖

鳴六以制呂至是詔樂尤得元聲之妙故鳳凰雖

不出世氣而來儀如唐夔觀舜禹言及六府三事因

至乃聲氣相感如此夔觀舜禹言及六府三事因

法述韶樂之盛以為敷奏之對也虞度罔勿也法度

世則制度也逸閑暇濫縱肆也樂即韶樂治平之

時雖無憂虞之事而法度易於廢弛故戒使勿失

肆任賢以小人謂之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

疑謀圖為也人所圖為之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

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戒悞也九州

之外世一見曰帝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悞也九州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心無荒于事則治道益隆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土之民服從事可知益觀舜禹之歸美而變復稱韶

樂之盛故驚懼歎息而進戒深切如比禹曰都者  
美益進戒之善也慎乃在位申益之意也惠順  
由也言益之進戒皆順于理由之則吉及是則凶  
如形必有影聲必響聞實有而甚速者也帝曰俞  
者深然禹益之言也止者心之所止不可遷者人惟  
事：物：莫不各有至善之心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  
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于理而不得其所以  
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  
危動靜之為者各得其當而無所止而不得其安  
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至于左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無絕：糾繆之職內  
外交修元有不若至若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無  
不重命而用休美乎此又禹者因帝之然而重效其  
忠也夫夔之言非獻諛也非矜已也禹益：業：乃駭  
愕浩歎而切戒不違帝舜又深然之：益：業：乃駭  
難惟慎所以聖益聖治益治豈非萬世君臣所當  
取法者乎自臣哉鄰哉至申用命休蓋一時之言  
一史之筆故其倡和相承語氣相貫明白易考補  
見而舊說多不然者未訂錯簡而疆解之耳考補

仲達孔氏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  
否以報君也五聲高下各有準則聖人制為六律  
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樂之從器出帝言我  
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道也言今聽作  
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也言今聽作  
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  
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慢忽而怠惰也言今聽作  
音怨怒乖離則時政慢忽而怠惰也言今聽作  
音察其忽怠則改以修之也言今聽作  
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也言今聽作  
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  
必理得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則言  
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久可以成其教也言  
出五言也人之彼五言合彼五德歸之于君可以成  
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知也此利民之言：善惡亦人君  
是言納五言也君言可知也此利民之言：善惡亦人君  
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上帝是上所願聞  
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  
為我聽審之也明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  
行射侯之禮也明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

衆擇善之義是過謂過輕者也可以明善惡也答捷不是者使記  
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臯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  
士無以言之按周禮司裘去王大射則供虎侯能  
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  
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  
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  
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  
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  
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  
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鄭玄注云五耦射一侯二正  
朱次白次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  
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  
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  
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  
射云大侯九十弓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  
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  
記云天子熊侯白侯諸侯麋侯赤侯大夫布侯畫  
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

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九峯蔡氏曰益言八者  
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  
修義理昭著而于疑人之賢否孰為可疑為可去事  
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所以審其幾微  
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于天下之事  
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  
皆有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不入于其問  
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不入于其問  
無其本而疑惑則其取舍決于一己之勝私言者矣斷而行  
之無所疑惑則其取舍決于一己之勝私言者矣斷而行  
戒哉甫陽氣輕浮而上者為六章謂之繪者衣在上象  
陽也陽氣輕浮而上者為六章謂之繪者衣在上象  
謂之繡者裳在下象陰也陰氣沉重而下者為五  
故刺繡之也夫作繪繡必以青黃赤白黑之為地  
采施之于緇帛以為五色如山龍之類然服不徒  
繪之火粉米則以赤白之采繡之類然服不徒  
取其文以為觀美而已所以尊嚴等威辨貴賤也  
此固人君之所欲現但所以尊嚴等威辨貴賤也  
明之謂之明者非徒以文彩著于儀表之間而已  
自上達下降殺以兩尊而天子次于儀表之間而已

與夫制大夫士各有其數各殊其等一毫不可佔  
差一制不容紊亂如天子十二章而公侯不得有  
焉如公服九章而侯伯不可同焉等威辨而尊卑  
不可得以相踰禮制定而貴賤不得以相亂此作  
服所以必資于大臣也黃鍾為宮大蕤為商姑洗為  
角林鍾為徵南宮為羽之類是有律而後有聲而後  
如琴之絃為某聲笙之某竅為某聲之類苟無  
五聲則八音何以防諛說蓋兼君民而成節奏哉若龍之  
所典納言以防諛說蓋兼君民而成節奏哉若龍之  
而後言之允與不允欲其知此曰五聲以納言雖察諛  
說蓋獨主之臣民而言欲其知此曰五聲以納言雖察諛  
改可見是納言雖公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蔡傳以  
有不行生克為說而鄒氏謂五行當指物而言不當  
指氣孔疏云府者積財之所六物者民之所資立  
言之序與洪範異者便文耳意亦謂六物皆民所  
用無所重輕不專取相克之意而集傳乃謂五行  
相克而生穀以取重穀之義且四序順布百穀用  
成豈必五行相克而後生穀哉此說良是五清劉

子曰舊說為股肱耳目以下專責禹一人非也禹  
特以百官之長先衆對耳如今百官考績皆上吏  
部吏部納上躬為朝廷耳目身居王朝豈能分處  
家諭戶曉而躬為教養之事邪又豈能分處  
遍歷四方而宣力邪秩宗之職大者五禮微則五  
服典樂之司先之胄子次及聲律士師之刑莫重  
乎典至輕者朴乃舍其大而詳其細皆一人之所  
能邪如責吏部不務考核百官使之得人而各盡  
其職乃欲侵官而盡欽六部然則帝舜何以云然  
行于身又豈朝廷之體邪然則帝舜何以云然  
曰當時九官之長莫非聖賢所職之各率其屬  
帝特加慎于節日之詳使九官岳牧各率其屬  
亮天工綱舉目張纖悉了無遺憾蓋大德敦化小  
德川流此王道之所以大也亦豈君行臣職而事  
事為之哉予違女弼好問而責羣臣各效其忠乃闢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好問而責羣臣各效其忠乃闢四  
一人可辨者也梓溪舒氏曰蔡西山謂黃鍾之管  
長九寸可辨者也梓溪舒氏曰蔡西山謂黃鍾之管  
候氣管以孔大則氣散漫而應五節不准故必止于九  
分若吹以作樂必空園一而應五節不准故必止于九

四尺工上一勾凡之音若孔太小則無声矣西山  
蓋知其一而未知其二故晦翁云季通吹律未諧  
良以是欽泰泉黃子曰樂有本德韶有文：盡美本盡  
善唯大韶不可尚已焉言九德韶之本也變言九  
成韶之文也堂上之樂以鳴玉球或搏或拊以鐘  
至德或戛或擊以鳴玉球或搏或拊以鐘  
此後為虞賓者在助祭位羣后以初就位皆德讓  
焉樂聲依詠球瑟以管為主鼗鼓導舞每節一成九德之歌也  
堂下之樂以管為主鼗鼓導舞每節一成九德之歌也  
舞也而管絃鑄間合作與成雖有上下之別為合節而名九韶之  
總名管絃鑄間合作與成雖有上下之別為合節而名九韶之  
之故問合曲奏之也韶管十六羽管金石編縣如  
律用角而統于琴瑟之宮以節其律用羽管金石編縣如  
誣然者相應則中聲之所止也黃鐘宣養六氣九  
德故為九成始終五絃之琴為南風之調奏姑洗  
歌南呂而黃鐘大呂應之則羽角相生則知木仁交際而  
鍾應之則商徵以相制羽角相生則知木仁交際而  
萬化出于人聲則呼動腎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

自冬日至而發春是以謂之易也黃鐘之羽一變  
姑洗為中聲六變圓鍾九變歸于黃鐘之宮南呂  
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六變黃鐘為角八變太  
蕤為角九變而歸于應南呂六變黃鐘為角八變太  
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射一變中呂以應夷則  
六變姑洗為羽九變與九變復歸于姑洗之羽而黃鐘大  
呂收聲矣徵商相制則禮義交際而萬化入于  
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金地數也自夏日至而  
成秋是故謂之舍也太簇之羽一變應鍾之羽一變夾  
八變函鍾九變歸于函鍾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  
鍾以應夷則六變太簇之羽然函鍾為徵八變始洗為  
而歸于太簇之羽然函鍾為徵八變始洗為  
羽與其羽大呂一變夷則以應應鍾八變南呂為  
羽九變復歸于函鍾之羽而太簇應鍾八變南呂為  
調以倡之商門其和之故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  
本于黃帝雲門其和之故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  
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本于黃帝咸池其聲如地  
之無不載象澤之降也故易紀聲皆羽比于角舍  
紀聲皆徵流于商羽徵水為火也府商角金木也變宮  
變徵土穀也五行之氣形為六府因天施以正民

德因地化以利民用因人事九以厚民生而三事和焉樂其樂者沐化述情故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然君声往而不九及臣声離而不合豈人情哉故宮主成非君臣揖讓之德與夫九宮命益為虞治至于鳥獸草木而有禮以命夔典樂也德既動植矣政道以豎動植而來固不待九至于鳳凰來儀則非九奏不物象以致之蓋咸池承雲而為韶則坤道承天而育不足以致之流于声故能爾與其既也夔歎美予之曰予能知也擊拊而已百獸自舞庶尹自諧則非本舜禹之德非徒以声容為也千載而下季札觀韶于魯孔子聞韶于齊其奏者固非夔也而感之之深則声均存也是故習其續考泰泉黃子又曰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韶樂興于禹皋陶而夔典之非一變所能作也舜之教胄子特數語爾而萬世立樂之方不能外焉所謂道之以中

中德詠之以中音者也音者人声清濁高下之變比樂器而成陳浩專言詩詞誤矣記曰御瞽絕声之上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声有中音也蓋政有治唯殺憂声之上者也怒心感而粗厲則下矣喜心感而發散樂声之上者也愛心感而和柔則下矣樂心感而譚緩宮以平之敬心感而廉直角以中鍾声諧焉不高中而砥不下而肆惟正而緩優柔以合平中使欣喜歡愛不至大過哀声厲氣無自而入則肅雍和鳴矣故大聖作樂所以敦樂而無憂也聞之者能敬以和則直而無虐簡而無傲此舜和躁心釋而慾心消則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左宮商右徵羽呂循絃以為中声也出納五言絃不過五而十二律呂循絃蓋徽還相為宮非繁文簡節之音欬故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戍之域故君子之心暴厲之動不在乎休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此南風之義也周人增少宮少商二絃則七律具矣以南風之

祭以享分合三才故雲和之角兼夷則南呂器數雖  
之角兼蕤賓林鍾龍門之角兼夷則南呂器數雖  
益而得姑洗南呂以調法于吳元士均著琴律說而  
朱子得慢角清角調法于吳元士均著琴律說而  
推廣之其義理明矣吾著樂均據以為三歲記言  
兒氏曰自伏羲制琴即為七絃七軫十為三歲記言  
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  
財兮南指按第七音黃鐘為四音右手中大指為  
手中指按第七音黃鐘為四音右手中大指為  
勾第二絃左手挑第三絃左手挑第三絃  
羽右手第二絃左手挑第三絃左手挑第三絃  
四音大蕤如風字為尺音林鍾之徵右手食指  
挑第四絃左手大指按第七音林鍾可為四音如薰字  
以為上音中呂之角右手挑第八音空處也解為尺音  
各指按第七音中呂之角右手挑第八音空處也解為尺音  
如兮字吾為上音如食指挑第五絃左手大指按  
工音南呂之角右手挑第五絃左手大指按  
第七音蕤溫為四音如食指挑第五絃左手大指按  
合音風為四音如食指挑第五絃左手大指按

為四音以為上音阜為工音吾為尺音民為上音  
之為工音財為四音兮為合音五聲皆以正應而  
不及少宮少商者貞元會合之際日月合璧五緯  
連珠得元聲之全者也世俗相傳以為周之文武  
各增一絃殊不知伊尹為商湯作大濩調起夷則  
為宮今之五音也夾鍾半律為徵今之凡音也無  
射今之高今之勾音也中呂半律為羽黃鐘合少為  
角今之六音也君臣易位元聲不應若無七絃之  
琴則何以能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禹  
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濟上咸聽朕命蠢  
茲有苗尹蠢初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  
士奉辭伐臯爾尚乃心力其克有勛勳今作三句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界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号泣

于旻天旻号平聲于父母負辜引慝祇載見替駿夔

夔齋慄替駿亦允若至誠感神誠音矧茲有苗矧

切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集說罪徂征正也往正其

也軍旅曰誓有會誓始此記言商作誓周作會

非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然無知之

慢于人妄自尊大反矣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

衆士戾天怒故我以尔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辜尔

也三旬三十日也贊佐屈至也是時益以為禹出征

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

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日非一日也

仁舜閔下謂之旻天負罪猶待辜引慝猶引咎言

也放敬載事也駿以爲當受其辜不敢有怨于父母

也見替駿也齊莊敬慄戰夔：莊敬戰慄之容

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替駿頑愚亦且信順之即

道言拜為神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

也証大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皆舞者

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皆舞者

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降也蓋苗商饗饗于堯七

丹朱之國而殺之明年禹受命征苗至是饗饗之

聖林林會書

文武一道故于戈兵器也用之于戰陣則為武備矣君  
之于舞蹈則為文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君  
臣之問要當一德一心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  
蓋無不然者現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  
以一言贊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為之誣敷  
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征禹既行而益有言  
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承命于舜及其不  
遂行也宜先稟之舜及擅反兵而不疑舜于二人  
者無責焉可也乃狗其意豈不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  
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欤夫是  
之謂一德一事自今觀之則蓋言之可以謂之阻  
壞絕事而禹之心為遠遛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  
以相體悉如此：古人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  
以難也九峯蔡氏曰舜之文德非自禹而後世始  
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  
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  
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時以形容有  
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  
也鶴汀楊氏曰古者大刑甲兵陳之原野次刑斧  
鉞刀鋸小刑鑽笮鞭朴施于市朝故舜命皋陶以

蚩夷猾夏禹念苗頑弗恭而帝言方施象刑可見  
當時兵刑尚未分也禹受總師之命而皋陶為汝  
諧之佐其征苗也皋雖不行而益也寔階則運籌  
帷幄皋必任之其為舜禹謀必以窮兵亟戰為戒  
故益以贊禹：以班師而帝舜亦無所咎其必有  
成算矣李太和羅長源金吉甫皆謂益為皋子是  
也但前編于舜三十三載即書受命于神宗三十  
五載然後書征苗與經違悖乃信邵氏經世紀年  
之妄而誤帝曰來禹泝水徹予作降今成允成功惟  
從之耳

女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女賢女惟  
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  
功予楸乃德楸或作懋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女躬  
女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

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害與守邦欽哉慎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

好興戎出初芮切朕言不載禹曰枚卜功臣惟吉

之從帝曰宮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

首固辭帝曰禹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祇台德

先依切曠不距朕行切莫敬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

百官若帝之初集說此紀舜禹禪授之事以終禹

水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既賢于人矣而其功

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也實則自

而又不積者禹有大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是時舜方

盛大之意樹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

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涉言之人心凡人

無時莫知其鄉危之意孔子云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動于禽獸者絕希是也微者少也孟子言人之所以

怒哀樂必中其一節應事接物泛應戒慎恐俱本體

瑩然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無稽者不考于古弗

詢者不咨于眾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

謂泛言勿聽天下之矣謀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  
立存心出治之本此又明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  
資而治道備矣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事之要內非  
君手反是則畏之而已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可畏  
者豈非民乎反是則已眾非君則何所奉  
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願  
猶孟子言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

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  
生于心害于政則民不得其所欲者多矣四海之民  
至于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得復續豈不深可  
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  
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兢無敢逸  
豫而謹之于豪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無心也  
好善也我兵也言發于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  
幾可畏也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  
蓋欲人受命而不復辭避也故請歷卜之功也帝之  
所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宮  
占掌占卜之官蔽斷昆同元大也周禮天子之龜  
有八筮而成卦五十莖揲以四十九四營而成易十  
宮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于龜今我  
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  
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文  
命即文教祇敬承者繼述之意帝謂堯距違也言  
禹當堯時已成治水之功我當繼堯加錫之志述  
堯禪位之事禹但當敬修其德以為天下先不違

我命則我上應天之曆數下慰四海之人心前不  
負于所傳後不失于所授而有以全我之德行矣  
神宗堯亦薦益何以遠攝位巡狩之事皆禹為之  
或疑禹亦薦益何以遠攝位巡狩之事皆禹為之  
本讓稷禹皋陶而伏生言禹宅百揆舜命禹為司  
空舜十年垂卒舜命啟嗣司空啟賢能敬承繼禹  
之德二十四年稷卒禹之二十年禹卒故總師之命堅  
讓皋陶：卒于禹之二年然後用益為相又七  
年禹南巡啟益監國禹崩益立啟而封于梁禹  
在箕山之陰啟見用于舜賢聞天下已迨三紀禹  
雖無建儲之命益承舜之知啟立啟以慰天下之  
望孟子言薦益者特聖人之私啟之子之心誤以下薦  
皋陶為薦益耳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乃至論也今禹陵實在蒲津則益未嘗攝位前  
編考之最精舜陵實在蒲津則益未嘗攝位前  
路史之辭甚核士生數千載之後不礙為商均葬地  
欲偏主一書以懸斷聖賢之考補九仲達孔氏曰禹  
事其亦固哉高變之類欽賢之考補九仲達孔氏曰禹  
足臉娶于塗山四日而出啟泣弗顧惟荒度土功  
勤于邦娶也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儉于家也董碩

甫曰人心惟危有吉有凶也道心惟微無聲無臭也  
行著習察謂之惟精殊途同歸謂之惟一之  
所在即中之所在子思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時  
是也萬機庶務皆從太虛中出王者之心不作好  
惡此之謂無為比之謂道心無所依倚則惟一即聖人  
所由惟一理也南軒謂心無所依倚則能執中此  
意良是能無所倚則處事自然惟理是從而無過  
不及集註乃云于無過不及者而執之是求之無過  
事而本末五帝皆官天下而孟子中乎道生嘗問夷  
使周良曰五帝皆官天下而孟子中乎道生嘗問夷  
禪良曰伏義遂皇之子神農伊侯黃帝皆基位弘道  
雲陽侯顯頊高陽侯嚳辛侯堯唐侯皆基位弘道  
而天下歸之舜匹夫禹皋人之子不階尺土而受  
禪此唐虞所以獨稱也又問舜以匹夫受禪事出  
王創見而止于再命禹則辭讓甚苦何也良曰吾先  
王徐市傳古文尚書帝告一篇正述堯舜詢事若  
言及辭讓之事與大禹謨文體相似孔安國序于  
商書非也又問二謨止有禹皋益夔之言何也良  
曰吾國古文有九共九篇首四岳次稷三禹四伯  
夷五夔六垂七龍八冀函并營青兗之牧九徐揚



正音 皋陶謨 考補 按鴻都石經古文作皋陶謨如

也者謬

雍豫荆梁之牧又問帝告施章乃服明上下何謂  
也曰舜慎徽五典之事又問九共予辨下土使民  
平：使民無傲見二謨何以九共復有其篇曰此  
又問夔言兩見二謨何以九共復有其篇曰此  
夔掌樂五之畧而獨詳于韶樂章之詞声容  
之度皆在焉第吾國今歲不敢傳中國耳

而會止呵曰彙厥止命  
是止哉絲了呵曰般乙  
都其方也從其百且呢  
其陶陶耕少部也歸會  
曰處其率止其幸春了  
其爾其得受了其爾其  
了春割呵曰方也明其  
般乙目其塵幸庸其又  
呵曰方也其經其般乙  
懸其也幸能其而耕白

五卷本國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五言古詩 卷之四 詩 一

衆徒感其豐 曰維也 撥  
后伊后百 雲萃 批 塵 土 屬  
久 鑿 陶 曰 久 油 蘇 達  
其 明 書 鑿 余 曰 衆 徒 者  
陶 陶 曰 鑿 春 蘇 瓦 汝 魯  
汎 錫 粒 九 所 塵 明 衆 棄  
往 爲 造 十 八 余 曰 衆 陶  
陶 曰 鑿 十 金 九 十 陶 氏  
余 曰 之 可 也 哉 衆 亦 曰  
鑿 止 金 九 鼎 吉 鑿 蘇 氏 曰

庚 氏 影 由 利 氏 衆 止 蘇  
吉 吉 庚 氏 者 息 兮 機 吟 者  
蘇 兮 又 泉 者 中 兮 行 寧  
陶 蘇 氏 王 澤 陶 曰 鑿 入  
彭 了 寧 曰 刻 休 二 余 曰 者  
深 陶 曰 鑿 庚 氏 不 果 炎 庚 氏  
庚 氏 卅 冊 變 庚 氏 咳 燬 庚 氏  
一 庚 廬 東 庚 盾 但 庚 金  
獨 庚 羊 蘇 乘 蘇 又 康 吉 哉

古書... 卷之... 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Seal script text on the right page, consisting of approximately 18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Seal script text on the left page, consisting of approximately 18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古書... 身... 王... 雲... 在... 檢... 錄... 言...

明于又其也書又經

于也其其也于其其

鑿于中其也于其其

陶白帝遠也其其

東御其也其其

尚高其也其其

靈其也其其

蓬其也其其

平其也其其

其也其其

其也其其

其也其其

古書... 身... 王... 雲... 在... 檢... 錄... 言...

(續音)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平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熙音喜臯陶拜手稽

首稽音起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

乃成省音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明音芒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脞音取股肱墮

哉萬事墮哉墮音呼帝拜曰俞往欽哉夔曰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虞尹允諧集說庸用救戒

會說者事之微也帝舜深感于禹益之戒將發歌

詩以宣其志先言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

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

急荒之所自起起音豪鬻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

生不功則不戒也股肱之治為之與起而百官之君樂于趨

事赴功則不戒也股肱之治為之與起而百官之君樂于趨

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臣以起事功又  
率細率也臬陶言久君常細率羣臣以起事功更  
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于興事者易至于課功  
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  
考實之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欽哉臬陶將  
欲賡歌以成其義也臬陶言君明則臣賡續載成也續  
安所以勸之也叢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冒任事而  
言君行臣職之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冒任事而  
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者如難于臣臬陶  
賡歌而責難于君臣之相責難者如難于臣臬陶  
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欽帝拜者重其  
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  
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  
聲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  
角最難諧和曰記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  
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終竹匏  
土革木言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  
聲則知言石者細樂之和而詩言之也鄭康成曰夔

奏此歌于簡韶以為正德之舞獸如蝮豹象馬之  
類韶舜末成象蓋烈山澤以驅鳥獸之績率循也  
歌既百官習之皆能循于歌聲樂音合于舞蹈之節  
庚尹百官習之皆能循于歌聲樂音合于舞蹈之節  
補我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  
不肖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庚事所以康也若夫君  
行臣職則叢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墮矣此萬事  
所以隳也斯乃無一語及天者修歌人本為事所救  
命也後之人主互深體焉陳氏雅言曰臬陶賡歌  
蓋欲帝加戒慎省察之功於振勵充廣之中謂帝  
舜當率群臣以起事功然猶必謹守成憲欽哉不  
可輕于有為也猶必起事功然猶必謹守成憲欽哉不  
成也蓋當帝以股肱喜哉責其心則恐其不知率  
作與事之道以元首起哉處其心則恐其不知率  
乃成之道以舉陶將述其賡歌之意而先拜稽以  
致其禮賜言以致其辭復以念哉之一語以勉其  
君此其忠愛之誠激切之至不自知其容貌辭氣

之異乎常欲以足歌之未備也此帝舜皋陶之廢  
歌為教天命一語而發雖不明言而其意在是矣  
五清劉子曰唐開元教舞馬皆能銜杯上壽祿山  
奏樂於凝碧池馬皆自舞又如武王之樂再成而  
滅商象歸馬放牛之事五成而分陝象周公驅猛  
獸之事皆取于獸而馴習之鄭玄學最博且去古  
不遠必有據也若曰非由馴習乃祥瑞之皋陶曰  
偶然則常理所無孔子何為錄於書哉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  
身修息永惇叙九族庶明勩翼途可遠在茲禹曰

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勸民懷之能

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子令去聲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行切亦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治而敬治去聲今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

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百工惟時撫于五

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今教與傲同兢業

一日二日萬幾平聲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

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五庸

哉今本五庸非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辜五

刑五用哉今本此四句錯同寅協恭和衷哉政事

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  
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曰俞乃言底可績里切之

同下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

朕未有知思日贊：襄哉曰非今作集說君而信為

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

問也慎者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無言行之

失思亦則明勤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近茲

家齊矣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

此也言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護明

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皋陶因禹之俞而後推

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于知人在于安民

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

歎而在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能之言既在知

人歎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亦堯難能之言哲智之

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

也遷竄巧好令善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

也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

夫好言善色大藏奸惡如其正者不足是三者

舉不足言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亦

九事也亦言其人有德者必言其行其有德也載行

采事也亦言其人有德者必言其行其有德也載行

里切之

集說

君而信為

無言行之

思篤而

近茲

允迪護明

在于安民

在于知人

能知人而

智仁兩盡

不足是三者

其大也亦

其有德也

其行其有

其德也載

其行其有

其德也載

其行其有

其德也載

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戒之而大小槩言之也夫  
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小槩言之也夫  
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小槩言之也夫  
翁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  
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  
俊小而百人則又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  
之治唐虞之朝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以此  
也師：唐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以此  
時以趨事也百僚言其人趨事則曰百官言其實也  
順也五季辰四時也禮運曰木播五行于四時而土  
旺于四時也禮運曰木播五行于四時而土凝成  
也言必謙敬而無傲勤而無逸清儉而無欲斯  
有邦之道也為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微也  
曰惟幾也道也為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微也  
微而非非常人之所幾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  
善其後故聖人于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于  
其易為大者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  
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

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  
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廢官曠廢厥職天工天之  
工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叙者君臣父子  
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叙者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  
殺之品秩也教正：惇厚庸常也表降表之表即所  
謂典之使也典秩而雖有常則在我而已之使倫叙而益  
厚用之使也典秩而雖有常則在我而已之使倫叙而益  
五等之服自九章至一章五刑自典以刑至贖刑是也  
言天命有德之章至一章五刑自典以刑至贖刑是也  
有辜之言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寅畏衷誠則  
大也言君臣同于寅畏協于恭敬而誠一無間則  
民彛物則慶賞刑威之大政事各得其正而聰明非  
大之功矣明者顯其善威者畏其惡天正聰明非  
有視聽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威爾上天之明威非  
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威爾上天之明威非  
心無所慢也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  
間民無心所慢也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  
天民而一也禹然皋陶之言以為行所以敬之哉惠  
順襄成也禹然皋陶之言以為行所以敬之哉惠



陶奮言吾言亦順于理似可行也禹乃拜受而深  
然之皋陶又謙言我不自知果可成功與否惟思  
日贊于帝冀考補故言教我自我典禮自天子出  
成治功而曰耳

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弃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  
其立言之義也五清劉子曰巧言即靜言庸違令

色即象恭傳釋孔為大丘共工名郭璞學其博必有  
所據蔡傳釋孔為大丘共工名郭璞學其博必有

不倫蓋未見璞說而以意解之耳今本無教逸欲有  
邦鴻都三石經皆作教王嘉奏疏作傲劉元城

何子元以傲義為優亦字畫相近傳寫之譌若如  
蔡傳釋教章強矣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以綱言

每綱之中各有五日君仁而有剛明臣恭而正直則  
有義父慈而教子孝而歲則有親夫和而謹禮婦

柔而守貞則有別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則有序朋  
朋友諒直多聞忠告而善道之則有信此五惇為

五典之目也吉禮天子祭天地七廟五祀不宮師一禘諸  
侯祭山川社稷五廟大夫祭天地三廟五祀不宮師一禘諸

庶人祭社稷于寢無廟凶禮天子崩七日而殯百  
而卒哭七月而葬同軌至諸侯薨五日而殯五日

而葬同盟至七月而卒哭卿大夫卒三日而殯三  
月而葬同寮至五月而卒哭士再日而殯兩日而

葬朋友至三月而卒哭庶人死歿日而殯彌月而  
葬同井至既虞反而卒哭軍禮天子六軍方伯將

大國三軍卿將次國二軍大夫將小國一軍士將  
賓禮諸侯五年一朝于天子天子享之七介七牢

天子使其大夫報諸侯六年一聘諸侯食大夫五介  
五牢其相見也公贊以桓圭侯以信圭伯以躬圭

子以穀璧男以蒲璧諸侯以鴈世子以纁公之孤以  
附庸以黃卿以羔大夫以鴈士以雉嘉禮天子以

三加冕十二旒衮十二章諸侯九旒冕九旒卿毳冕  
七旒大夫絺冕五旒士玄冕三旒天子迎后千兩

諸侯之夫以百兩卿之內子十兩大夫五兩士妻  
一兩其賤之等差皆天理自然之序必由天子

常用之此五庸為五禮之日也公侯九章以龍為  
首伯七章華蟲為首子男五章宗彛為首大夫以

黼蔽士亞而己皆天子所以命有德此五章為五  
服之目也肉刑之重者大辟其次宮又次劓又次

劓輕則墨罪皆應死而察其情之可矜可疑者遞  
減如死為流之遠者止九百里次八百里

減如死為流之遠者止九百里次八百里

次七百里次六百里次五百里贖刑重者止于百  
錢次八十錢次六十錢次四十錢次二十錢官刑  
重者鞭百次鞭九十又次八又次七又次六  
十教刑重者朴止五十又其次四十又次三十又次  
二十又次十比五用為五刑之目也三季之後  
暴君代作動加肉刑而流贖漸廢秦又加支解車  
裂腰斬梟首剥皮抽腸擢筋鬻骨烹炙夷滅之慘  
漢文因緹縈上書而詔除肉刑然徒除秦法之慘  
而不能復舜臯之分首從皆斬強姦非亂倫者古法  
刑而已今則不分首從皆斬強姦非亂倫者古法  
宮而己今則不分首從皆斬強姦非亂倫者古法  
名而無其實比之謂也况自漢儒以來無能推明  
五用之目漫訓此經曰五刑者墨劓剕宮大辟帝  
而已遂使聖人仁民之政泯：千載嗚呼惜哉帝  
曰來禹女亦昌言下並同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  
思日孜孜音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  
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都念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

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畎古切距川  
暨稷播奏庶根食鮮食今本根懋遷有無化居烝

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女昌言禹曰吁無  
若丹朱無切今本作母皋五告惟慢游是好誌暴

虐是作暴薄報切今作傲非切罔晝夜頌頌鄒格切罔水行舟朋

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孤瓜音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洛徒切弼成

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知賞切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

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集

說民之：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皋陶既陳知人安

已如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以務事功而

水泛溢上漫于天浩：盛大包山陵下民昏瞽

險以攝行山以標行沙無非軌隨循刊除蓋水涌不

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

鳥獸魚鱉之肉於周禮一食以充飢也九尺深尺九

溝有洫皆通田間深二仞曰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各通于海者舉小大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澮

謂布種五穀也根食草木根可食者如茯苓拘杞

懋勉也退穀種高少故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民積

之貨也蒸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恚平民得播種

後庶民粒食萬邦與起治功也禹因致：之義述

其治水土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于其間

而己師法也舉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禹曰吁者

本欲進戒因問於皋陶之言故歎息而終其說也

淵為諸侯丹朱之惡無人可言此也堯處于朱于丹

既就封內虐其民外侵伐鄰國為有林氏所滅創

懲也禹自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慢遊也塗山

言禹八年惟以三大相度其門而不入是功為急也孟

聖在木金言

服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里者每服五百里五  
服之也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五  
立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薄  
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薄  
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  
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  
念行也帝言四苗頑慢不率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  
惟叙之故刑惟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敬承女之功  
叙方施之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臯可以  
畏服乎考補至程子曰夫聖莫好慢游而爲之戒舜  
人也不知手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傲戒者當如是也東  
舜之不知手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傲戒者當如是也東  
也蓋艱難之念易忘乎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  
某呂氏曰禹不矜不伐今乃歷奉其功若矜伐何  
也蓋艱難之念易忘乎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  
日之陳謨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者非有深意何以  
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  
謂之且昌言哉九峯蔡氏曰或謂苗之凶頑六師征  
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

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  
禹未攝位之前非但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  
不服然後命禹格然後分背之舜之益之諫而又增  
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征之分背之舜之益之諫而又增  
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揖位之前也董氏曰禹爲  
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  
掌也三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餒之中故  
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餒之中故  
所至之處烈山澤取以餘食者稷授以供食者益致  
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餘食者稷授以供食者益致  
食既而益稷相通貨食兼足始也述其功終乃有餘  
禹不吝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終乃有餘  
禹之言後世孰從而子知之升菴楊氏曰羅泌四載  
說云許亦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  
軌泥地宜楫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楫山樅而夏  
本記云泥乘橈山乘樅橈尸子作範祖芮切樅音  
鞠河渠書云山即橋溝洫志云山樅爾按說文四載  
樅爲立達切此意言之音橈爲範爾按說文四載  
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樅澤乘輶行沙乘軌尸  
子云行陸車以楫可行險以撮山乘樅澤乘輶行沙乘軌尸

與標同力追也切音撮險所乘者攬與柁同說蓋得其傳攬非軌也宜音撮險所乘者攬與柁同說蓋得也當讀如板置泥上通行樁以錢如錐頭長半寸浮云攬以板置泥上通行樁以錢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橈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為履與板矣右軌標橈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為泥也楯即輪也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標行沙乘軌塗兩金而閏軸焉其狀庫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撮即攬也如晉人登山履今人之脚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毳下用鐵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標即攬與周禮軌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輶以人拽繩為牽周禮所謂輶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之曰四載之思齋陳氏曰石經根食鮮食一齋先生釋之最精蔡氏艱食之說牽強不足憑也今本無若丹朱傲又云傲虐是作二傲字重複不成文理

石經無作毋傲虐作暴虐最是松溪程氏曰禹自述水土之平夔自述韶樂之盛蓋因考績而敷奏如後世仕者書考造冊意亦當時定制必道其實而不敢隱也然聖人豈肯矜伐其功邪無若蔡邕作毋若為戒舜之詞然與予創帝曰格女禹朕若時意不相貫當以朝鮮本為是帝曰格女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載有音宰耄期勸于勤耄莫女載音宰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勅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毋惟汝諧禹曰俞哉帝充天之下充今作老非至于海隅蒼生萬邦勑獻共惟帝臣共切惟帝是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疇敢不讓疇今敢不敬應聲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

予正女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去声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赫哉懋非今作皋陶

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辜疑惟輕功疑惟重去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去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集說九十三曰老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

氣已衰故倦于勤勞之事女當勉力不怠而納率

我眾也蓋命之揖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

禹曰納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

後惟居揖亦若是而已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

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而不依歸惟皋陶勇

往力行以布其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

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

忘固在于皋陶舍之而它求亦惟在于皋陶名不

于口固在于皋陶誠發于心亦惟在于皋陶也蓋

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于皋陶者惟帝深念其功

而使之帝曰位是時稷禹皆先卒唯皋陶存故禹力

讓之也帝曰位是時稷禹皆先卒唯皋陶存故禹力

必欲禹之細師而因禹固讓使常詢治道于皋陶

也禹曰俞哉者因帝重遠其讓而以皋陶佐之故

勉從受命而心實不敢當也充滿也隅角也蒼生

者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勅勸者勑民

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皆帝之而上率海也明

廣者明其眾也言普天之下皆帝之而上率海也明

濱莫以時舉之數納以言而現其蘊明試以功而

仄陋以時舉之數納以言而現其蘊明試以功而

考其成旌能一命德以厚其報上之求手今帝不讓于

善敢不精白一心以敬應于上之求手今帝不讓于

之務乃獨舉我一人而我才德罔克治無實效將

見遠近率為誕慢日進于無功矣帝見禹辭良苦

遂以呼皋陶而美其功焉。刑特以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刑。或以輔五品，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所以教而至于無刑之地，故民亦皆不免于刑。而實無也。過勉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不煩也。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窺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如皋，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也。長而惡，如臣子，誤殺君小，亦無戲取人，瓜果亦不深究。皋已必刑，然所犯事小，如戲取人，瓜果亦不深究。皋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則從重，以賞之。辜皋經常也。謂法可以輕殺，可以無殺。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所皆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所

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于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干有司也。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于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帝又申言也。汝能知我所欲，不犯法而化，四不用刑者，我之所欲也。汝能知我所欲，不犯法而化，四不用刑。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帝言此者，所以于皋，謨之末，其文而體與禹，屢讓之。誠也。史臣叙此，德之學，舜禹深，知而功烈未顯于天，相下似蓋皋陶之者，故舜終于禪禹，而禹之表無不被己也。是秋禹征而攝位，又十四年，舜崩，又明年，丁未，之歲，禹即位。遠薦皋陶于天，固將禪焉。一年而免南巡，使啟益監為相，非使揖也。百有一歲而免南巡，使啟益監

國是其公天下之心實與堯舜一揆孟子皆歸之

天與可謂灼見天人之際而洞察聖人之心矣

考補若帝之劉子曰緬師之命在征苗之前率百官

之屢讓汝可以諧此待汝諧之命而後勉強受之也舊

說惟汝可以諧此待汝諧之命而後勉強受之也舊

殊不知禹實心讓皋故甫即位而處薦之于天使

以不與聖人之德謂欲虞史帝典之後即繼之以二謨

讓德之言尤非禹之所謂天也又謂俞哉為不然舜威

非于帝手聖人之誤接而牽連妄解之耳蕭衍之姑息

乎不知錯簡之誤接而牽連妄解之命勉強受之而心終

伯長熊與可以為曰汝諧之命勉強受之而心終

不敬應語鯀相續勝類達革遠矣窮刑責其特故者

解率云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刑責其特故者

雖小亦刑林少類呂伯恭明其不然謂若失火而

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不可宥乎馳馬而

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不可宥乎若命人

守果實拈小果食之此大者也其不可宥乎若命人

守舍而穴窗之小竅以窺外此大者也其不可宥乎

將刑乎此其理甚不安也書蓋曰宥過誤則無大亦

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

則刑小者則不刑宥過無大是聖人之義刑故無

小是聖人之仁是說一出人皆服其精識雖然以

春現之舊則失矣林呂之言亦未為得其精識雖然以

情不同過與故過之大者及小者與故之法勿論也聖人制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are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very light stamp.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area.

